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二十七

俞樾 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進士有春在堂文集羣經平議諸子平議等書

吳可讀 字柳堂甘肅蘭皋人道光三十年進士官至河南道監察御史有文集

國朝文滙丙集卷二十七

說治上

俞樾

治天下者。先審所求而已矣。獵者得獸。漁者得魚。其所得在其所求也。治天下者豈異是歟。求王而王。求霸而霸。所求在是。所得在是。故所求不可不審也。蓋嘗論之古之治天下者。求其無亂。天下既已安矣。既已治矣。以為未也。懼其猶可以危。猶可以亂焉。日夜求而去之。有一之存。則皇皇焉以為大憂。後之治天下者。求其無事。異日之天下。治歟亂歟。安歟危歟。吾不得而知焉。饑饉之未臻。盜賊之未作。諸侯之未叛。夷狄之未侵。及吾之世。猶可以無事則已矣。古之治天下者。若農夫之治田。有害吾田者。則務去之而後即安。後之治天下者。若其在逆旅之中。苟不至乎覆壓斯已矣。雖塵囂湫隘而亦安之。嗚呼。此非古今治亂之故歟。天下何時可以云無亂。天下何時不可以云無事。故治天下而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未之有也。吾讀書至公劉太王之詩。而歎其於流離遷徙之餘。有子孫萬世之慮也。公劉之詩曰。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太王之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又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且夫詩人之詞。固但

言其略而使人推之以知其詳也故其歌文王也不言其宅而靈臺靈沼之作則後言之其歌宣王也不言其宅而斯干者其考室之詩也無羊者其考牧之詩也車攻吉日者皆其田獵之詩也豈詩人之意舍其大而言其小者哉將使人以此而推之也公劉太王之事見於詩者寡矣然即其詩觀之其規制之宏遠經理之微密如此則其施之於政事者可得而見也夫公劉太王豈逆知其子孫之將王而為之豫造百度以成一代之制歟要在乎不可亂也周由方百里起而有天下成康之世刑措而不用可謂極盛矣而昭王南征遂有膠舟之難是亦天下一大變也為周嗣王者發師以逆昭王之喪而問其罪雖罪無所歸然所在之國六師移之豈不足以張王室而懾諸侯之心哉周之君臣竟置不問天下遂有以窺周之不足忌故雖以穆天子之彊而徐且南面稱王宣王發憤中興而王師之敗於夷狄者屢矣平王東遷周益不競然其始王命猶行於諸侯也繻葛一戰王夷師熸周竟不復以一矢加鄭於是天下愈不忌周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霸者興而周遂衰矣嗚呼夏商之亡也吾無怪焉桀紂之無道固有以取之也周之子孫豈有如桀紂之無道者歟不過因循茍且以無事為安日復一日天下之權因而去之而不自知也然則有天下而惟求其無事信不可也今夫漢之文帝宋之仁宗豈非三代下所謂賢君哉當文帝時諸侯

彊盛。賈誼固嘗以為言。而文帝不能用。至景帝之世。鼂錯謀削七國。竟發大難。而漢幾亡。宋仁宗時。吏治因循。百事廢弛。文彥博嘗以琴瑟不調必更張之為言。而仁宗不能用。至神宗之時。王安石為相。改易法度。天下騷然。卒以亡宋。夫使文帝能用賈誼之謀。則鼂錯之策不行。仁宗能用文彥博之言。則王安石之說不作。是故二君之治天下。亦惟求其無事而已。夫以漢文帝宋仁宗之賢。而惟無事之求。此後世之天下。所以多亂而少治也。澶淵之役。寇準欲使契丹稱臣。若少持之。議且定矣。而真宗厭兵。不能盡用其謀。遽許之和而還。由是契丹益驕。終為子孫之患。其後高宗南渡。偏安於杭。韓岳之流。皆中興名將。而高宗安然無恢復之志。及至孝宗。雖欲有為。而舊臣宿將皆盡。所恃惟一張浚。符離一敗。不可復振。俯首而就和議。乃歎高宗時可以有為而不為。是可惜也。且夫人主上承祖宗之重。下為萬世之計。而曰吾姑求其無事。如何可哉。易曰。其亡其亡。求無亂者歟。書曰。今日耽樂。求無事者歟。吾故曰治天下先審所求。若治天下而惟無事之求。其不至乎亂者。未之有也。

說治下

天下之物。同類者相濟也。異類者相制也。物之白者。投之黑則黑矣。物之黑者。投之白則白矣。若白雪之白。與白玉之白。白玉之白。與白羽之白。則安能以相變。故天下

之物。未有同類而相制者也。今夫醫之用藥。必察其品之孰為溫。孰為涼。又察人之疾孰為熱。孰為寒。有熱疾者投之以涼。有寒疾者投之以溫。故隨其所用。而無弗效焉。若熱而益之熱。寒而益之寒。其不至於殺人者幾希。是故良醫不反其性。不足以治疾。聖人不反其道。不足以制人。昔項羽既破秦兵於鉅鹿。遂鼓行而西入關。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分建諸侯王。而王漢高帝於漢中。當是時。羽挾百戰百勝之鋒。諸侯相顧。莫敢枝梧。高帝雖有良平之善謀。韓彭之善戰。不能與之爭。於是逡巡引去。俯首而入漢中。燒絕棧道。示天下不復出。然而數年之間。天下卒歸於漢。蓋高帝之能勝項羽者。以柔制剛也。及漢之衰。三國並立。諸葛亮以王佐之才。善用其民。既定南蠻之地。整師而出。北伐中原。其勢不可當。然以轉餉之難。利在速戰。司馬宣王知之。與之相持。而不與之決戰。受其巾幗之辱而亦安之。人謂司馬懿畏蜀如虎。而亮固已坐困矣。蓋司馬宣王所以能勝諸葛亮者。以鈍制利也。夫剛與利。天下至美之名也。柔與鈍。天下至不美之名也。使漢高帝司馬宣王恥其名之不美。而欲以己之剛。勝人之剛。以己之利。勝人之利。則終歸於敗而已。故夫名無論美惡。取足以相制而止。柔與剛反。則柔雖不美之名。而制剛者必柔也。鈍與利反。則鈍雖不美之名。而制利者必鈍也。吾故曰。凡異類者相制也。方今天下所與吾為難者誰歟。其人無多也。

其地至遠也。以大小之形言之。我大而彼小也。以主客之勢言之。我主而彼客也。徒以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遂足抗衡乎中國。而與我為難。於是吾士大夫相與謀曰。吾安得亦如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乎。日夜思所以及之。甚者奉其人以為師。嗟乎。彼以巧勝我。而我亦欲以巧勝彼。則非吾向者之說矣。況學人之巧以求勝人之巧歟。秦青。天下之善謳者也。有從之學謳者。三年。自以為盡其妙矣。將辭而歸。秦青曰。子今將歸。吾為子謳。於是抗聲而謳。聲振梁欐。學謳者大驚。終身不言歸。甘蠅古之善射者也。有從而學射者。三年。自以為天下莫己若矣。乃謀殺甘蠅。彎弓而射之。甘蠅張口而承之。嘻曰。子從我三年。未教子嚙鏃也。學射者大驚。擲弓矢而謝之。是故學於人者。未有能盡其人之技者也。而望以勝其人乎。羿之盡其技以授逢蒙也不知其將殺己也。今明告之曰。吾將以爾為羿。而求其盡術以予我。必不可得之數也。是故學人以求勝人。大惑之道也。然則勝之將奈何。曰。吾固言之矣。兩剛不能以相制。制剛者柔也。兩利不能以相制。制利者鈍也。然則兩巧不能以相制。制巧者拙也。今使朝廷之上。屏棄繁文。刪除縟節。凡鋪張粉飾。以為耳目之觀者。悉置不用。罷不急之官。廢無實之事。賞必副其功。罰必當其罪。內與外不相遁。上與下不相蒙。然後封疆之吏。誠於察吏安民。而不文飾於章奏。郡縣之官。誠於興利除害。而不誇

誠於簿書。將帥之臣。誠於殺敵致果。而不以冒濫為功。學校之師。誠於教品勵行。而不以速化為教。然後士信而民敦。工樸而商愨。然後田野闢而衣食足。廉恥重而禮讓行。若是者。皆拙之效也。彼挾其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以炫吾之耳目。而吾不為之動。則彼固索然而返矣。即或決命於疆場。彼之利器。足以傷我者。不過數百人耳。數十人耳。吾賞罰信必。號令嚴明。千百為朋。如牆而進。彼奈我何。故曰惟拙可以制巧。以大拙制大巧。必勝之術也。吾願世之士大夫。但求其可以相制。而無恥乎名之不美。以涖中國而撫四夷。其諸猶運之掌歟。

孔門四科說

昔論語列顏閔諸人。而分之為四科。蓋非孔子之意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然則德行言語可分乎。又曰。為政以德。然則德行政事可分乎。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德行文學可分乎。且顏淵居德行之首。而曰夫子博我以文。是豈不足於文學。其次為閔子騫。而夫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豈不足於言語。終之以仲弓。而夫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是豈不足於政事。是故四科非孔子之意也。自孔氏之門有四科之目。而後世又妄有軒輊於其間。遂為古今學術之一變。周禮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分師儒而二之。蓋即德行與文學之異也。此非周公之

制也。鄭康成曰。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保。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古師保之職。豈以是分乎。考之周初。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豈周公不長於六藝。而召公不優於德行乎。相沿以至後世。而儒林與文苑分矣。道學與儒林又分矣。後之學者喜其名之尊而託焉。彼固謂吾於聖門得列德行之科矣。而不知與齊梁之士。彫琢字句以為文學者。蓋無以異焉。何也。其無實一也。夫人各有能不能。孔氏之徒。各有所長。固無足怪。然分為四科。而以德行冠之。使後世空疎不學之徒得而託焉。則於學術之盛衰。人材之升降。所繫甚大。是不可以不辯。故曰四科非孔子之意也。

封建郡縣說

自秦廢封建。以郡縣治之。遂為萬世不易之法。論者以為如冬裘夏葛之各適其時耳。吾謂封建必以郡縣之法行之。郡縣必以封建之法輔之。兩者並用。然後無弊。古者天子畿內。其地千里。千里之中。有六鄉六遂之制。即郡縣之法也。其外以八州之地。為一千六百八十國。五國則有長。十國則有帥。三十國則有正。二百一十國則有伯。凡八百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分而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此其大小相制。內外相維。亦即郡縣之法也。自齊桓晉文興。而諸侯以力相勝。其地大。其國彊。則遂為之長。天下之諸侯。聚而聽命乎盟主。而屬長連帥之制。蕩然無

存。自此天下之勢。散而無紀。至秦而同歸於盡。吾故曰。封建必以郡縣之法行之。然後無弊。雖然。郡縣之世。亦豈可以廢封建乎哉。世以罷侯置守為始皇罪。夫罷侯置守未失也。其失在乎專用郡縣。而不復存封建之制。方秦初并天下。李斯言置諸侯不便。丞相綰等言燕齊地遠宜置王。而始皇曰。廷尉議是。夫使始皇取綰與斯之議而兼用之。內地置守尉監。而遠地置王。則夫陳勝者。安能起隴畝之中而亂天下哉。且亦何畏乎匈奴。而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也哉。是故郡縣亦必以封建之法輔之而後無弊也。嗚呼。宋之已事。可以覩矣。宋太祖既有天下。以中國之患莫大乎藩鎮。於是罷節度使。而以文臣領郡。為彊榦弱枝之計。然而河東之折氏。靈武之李氏。則猶許其世襲如故也。其後議者以世襲不便。移李氏於陝西。而靈武之失不旋踵矣。然則內地郡縣。而邊地封建。固有天下者之長計也。世之論者。自唐以前。皆是封建而非郡縣。自唐以後。皆右郡縣而左封建。胥一偏之見而已矣。

周書明醜說

吾讀周書度訓篇曰。罰多則困。賞多則乏。乏困無醜。教乃不立。是故明王明醜以長子孫。度訓篇曰。夫民生而醜不明。無以明之。能無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則度至于極。又曰。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有紼絻有斧鉞。以人之醜當天之

命以紼絻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常訓篇曰。明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此三篇者。皆文王之書。而其書皆言醜。且與紼絻斧鉞並列而為三。嗚呼。古之聖人所為移風易俗。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其莫大於醜乎。蓋聞上古之時。無所謂五刑也。畫衣冠異章服。以醜之而已矣。故曰。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鞸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夫如此者。其於人非有毫髮之損也。然而人之受之者。不啻刀鋸之在其身。是何也。曰醜也。至於後世。刑不可得而廢矣。然而人之耳目形色猶古也。其血氣心知亦猶古也。亦安在不可以醜之哉。是故聖人之立教也。曰不用吾教者。不與之齒。夫不與之齒。亦於其人無毫髮之損也。然而是人也。行乎國中。而居乎宗族鄉黨。鄉之時有與我等夷者焉。今不與我齒矣。有卑幼與我者焉。今不與我齒矣。此其醜豈直撻之於市而已哉。今夫紼絻也。斧鉞也。寶焉者也。醜則虛焉者也。寶之為用有窮。而虛之為用無窮。故醜者。聖人治天下之大權也。今之世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聞於朝而旌其閭者矣。至於干名犯義。傷風敗俗者。未聞別異其衣服居處。禁不與齊民齒也。是民知為善者之榮。而不知為不善者之醜也。此刑罰之所以日繁。而奸宄之所以不息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是亦醜之之意。

也。後世若蔡興宗之於王道隆。江斅之於紀僧真。其有矍相之遺風乎。是故紼絻也。斧鉞也。朝廷之事也。不在其位不得議也。至於醜則士大夫與有責矣。

禮理說

禮出於理乎。理出於禮乎。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是禮固出理也。然而聖人治天下。則以禮而不以理。以禮不以理。無弊之道也。且如君臣無獄。父子無獄。若是者何也。禮所以不得爭也。禮所以不得爭。故以無獄絕之也。使不以禮而以理。則固有是非曲直在矣。君臣父子。而論是非曲直。大亂之道也。是故聖人治天下以禮。不得已而以理。何也。天下之人。而皆從吾禮。則固善矣。不幸而有不合乎禮。且大悖乎禮者。不得不以理曉之。此古治獄之官。所以命之曰理也。禮者。治之於未訟之先。理者。治之於既訟之後也。然而遇君臣父子之獄。則仍不言理而言禮。舍禮而言理。是使天下多訟也。且禮者。天下無一人不可以遵行。而理則能明之者尠矣。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此在聖人則可耳。使舉天下之人。而使酌斟乎理以定從違。則必有得而有失矣。幸而從純之儉可也。不幸而從拜上之泰。將奈何。固不如一概繩之以禮為無弊也。夫天理之說。已見於樂記。非宋儒剏為之。然聖人治天下以禮不以理。理也者。不得已而用之於治獄。舍禮言理。是治獄也。治天下非治獄也。

以治獄者治天下。而人倫之變滋矣。今夫婦人從一而終。周公著其文於易。理固如此也。及其制禮也。則有同母異父昆弟之服。是又許之再嫁矣。然後知聖人之於人。繩之以禮。不繩之以理也。故中材而下。皆可勉而及也。後之君子以理繩人。則天下無全人矣。嗚呼。是司空城旦書也。

學校祀倉頡議

古者崇德報功。凡有功德於民者。必在祀典。是故農則祭先嗇。蠶則祭先蠶。使民返本追遠。不忘所自始也。夫文字之興。自倉頡始矣。謹按許慎說文解字序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諸取夬。是易結繩而為書契。皆倉頡之功。慎又曰。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然則倉頡之功。不在嗇與蠶之下矣。鄭康成注周官肆師曰貉。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夫兵者凶器。聖人所不得已而用者也。然既用其法。則不得不報其功。故雖以蚩尤之凶。而亦祀典之所不廢。況倉頡親為黃帝史。初造書契以利萬世者乎。竊謂天下學校。上自京師。下至郡縣。宜皆建立倉頡祠。祭孔子前一日。祭以少牢。以報其刱造文字之功。亦祀典之所不容已者也。倉頡祠既立。請定配享之位。衛恆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

書契以代結繩。然諸書多言倉頡。少言沮誦。意沮誦其倉頡之佐歟。今定沮誦為配享第一。周宣王時。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是大篆所自始。今定周太史籀為配享第二。秦始皇帝既并天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改大篆。是小篆所自始。李斯趙高其人均不當祀。今定秦太史令胡毋敬為配享第三。秦下杜人程邈。得罪幽繫雲陽。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是隸書所自始。今定秦御史程邈為配享第四。配享既定。請定從祀之位。自李斯作倉頡篇。漢初學者以倉頡爰歷博學合為三倉。嗣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平帝時揚雄作訓纂篇。至後漢班固又續作十三章。有太甲篇。在昔篇。和帝時郎中賈魴又作滂喜篇。而後之學者。因以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為上卷。揚雄所作為中卷。賈魴所作為下卷。亦謂之三倉。凡此諸書。今惟急就篇尚存。餘並散失。然有功小學。許慎說文解字之書。蓋本於此。淵源所自。不可沒也。竊謂自司馬相如至賈魴六人。並宜從祀倉頡祠。至許慎說文解字。為言小學者所祖。俾學者因文字而通訓詁。因訓詁而通義理。厥功甚巨。當從祀 文廟。故不列於此。若夫言書法者。以羲獻為聖。言韻學者。以周沈為宗。實則破散字體。變亂古音。斯乃六藝之罪人。八體之巨

盜傚之議者無僞人也

儀顧堂集序

有明一代學術衰息不如唐宋遠甚及其季也亭林先生崛起原本經術而發為經世之學遂卓然為一大儒近世學者徒見其杜解補正諸書為阮文達采列 皇清經解之首遂奉亭林為我 朝治漢學之先河而不知此未足以盡亭林也吾郡存齋陸君所學以朱子為宗而又深病世之稗販語錄掇拾大全者號為宗朱而適以叛朱因於 國初諸大儒中獨於亭林有深契焉其言曰學也者上究今古興衰之故中通宇宙利病之情下嚴身心義利之界在 本朝則亭林稼書是也又曰亭林之學一本朱子而痛斥陽明其才足以撥亂而反正其行足以廉頑而立懦至其教人以博我以文行己有恥二句為準尤足以持時局而正人心君所言如是其所宗尚可知故以儀顧名其堂而即以名其集今讀其集議論純正根柢淵深信有如潘次耕叙亭林先生書所謂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得失斷之於心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詞達者至於一名一物考訂精詳亡篇逸句蒐輯無遺則又亭林先生所以開漢學先河者也宜先生以儀顧名堂而即以名集矣君之歿也余為志其墓言君既優於學又優於仕仕學兼優斯為古之君子一時頗以為知言越數歲而君之子純

伯昆仲。又以儀顧堂集求序。余惟君往年曾蒙 天語褒嘉。有著作甚多學問甚好之 諭。然則異時重開四庫館。此集必在甄錄之列。豈待余言為重。惟袁君學術所從出。使讀是集者。相與講求經世之學。勿使外人駕其異說反笑我經術之迂疏。此則吾道之光。亦世道之幸也。君此外所著書。尚有九百二十餘卷。備載墓志。茲不論云。

書應敏齋觀察所記張貞女事後

余同年生應敏齋觀察。出所記張貞女事示余。余大書奇貞苦節四字於其卷首。或問余曰。未嫁而為夫守節。禮與。余應之曰。禮記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孔氏正義曰。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夫婦人不二斬。在室為父母。已嫁為夫。今聞壻死。斬衰往弔。是固以夫之服服之也。惟是聖人制禮。本乎人情。使以斬衰三年。終身不嫁。則是強人以所難行。而中人以下之人。其不能仰而跂者眾矣。故為之制。既葬而除之。除之而女得嫁於他族。斯禮也。所以全中人以下之人。而使天下可以通行也。世之儒者。執此以繩天下之女子。見有未嫁夫死而為之守者。輒以非禮詆之。嗚呼過矣。士昏禮鄭注曰。婦人年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

也。是許嫁之後。此身已有所繫屬矣。故必待成昏之夕。夫親為脫纓。今不幸夫死。此纓孰脫之乎。將遂不脫而又繫於他族乎。是一繫再繫也。將自脫之。待其許嫁他族。而又著纓乎。是繫而不繫也。以是言之。設有壻死。往弔而遂不歸。奉舅姑。撫嗣子數十年如一日者。聖人必深許之也。必不以非禮詆之也。列女傳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行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聖人錄其詩於邶風。不以為非禮明矣。且夫聖人之禮。豈獨未嫁夫死可以改嫁乎。雖已嫁夫死。亦可以改嫁也。是故禮有同母異父昆弟之服。使執此而謂夫死改嫁禮也。可乎不可乎。或據曾子問篇。昏禮有吉日。壻之父母死。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是壻之父母死。且得改嫁。況壻死乎。是固不然。夫禮經之晦久矣。此經兩曰禮也。具有深意。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此禮之正也。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此禮之權也。曰壻弗取而後嫁之。可知壻取則仍歸此壻矣。古人昏禮。自納采問名。至請期而成禮。為時初不甚久。非如後世之論昏於髫齓之年也。故遇父母之喪。待至三年之後。已為曠日持久。聖人知久要不忘之義。非可概責之中人以下也。故其制禮委曲如此。亦所以

全中人以下之人。而豈謂女必改嫁乎。余所著羣經平義嘗詳言之。世儒不達禮意。遂謂昏禮成於親迎。未親迎之前。猶塗人也。改嫁不為過。嗚呼。豈有塗人而聖人為制斬衰之服者乎。推不二斬之義。女已為壻斬衰矣。設壻未葬而已之父母死。必降而服期。乃既葬之後。又還為父母斬衰。聖人制禮。有如是浮游不定者乎。夫斬衰之服。三年之喪也。聖人既為制斬衰之服。必欲其終三年之喪。苟不欲其終三年之喪。必不為制斬衰之服。是故既葬而除之。聖人之不得已也。或又曰。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是未廟見且未成婦。況未成昏乎。是又不然。婦者對舅姑而言。未廟見故未成婦。非謂其未成乎妻也。妻之道成於親迎。而實始於許嫁。許嫁之後。已有夫矣。傳曰。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此固夫在而然。若不幸而夫死。則固當奔赴矣。且其斬衰往弔也。見舅姑乎。不見舅姑乎。既往弔矣。其必見舅姑可知也。既見舅姑矣。其已成婦又可知也。是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示未成婦道也。未成昏而夫死。斬衰往弔。示已有妻道也。聖人制禮。或遠之。或近之。豈可執一而論乎。昔延陵季子一劍之細。不以生死易心。況女子以身許人。而忍負之。 國家定制。凡未昏守志者。皆旌如例。考之禮經。則有斬衰之服。稽之功令。則有旌表之典。然則予於貞女何譏焉。余既以應問

者因次敘其詞而書其後

請預定大統之歸疏

吳可讀

奏為以一死泣請　懿旨預定大統之歸以畢今生忠愛事竊罪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忘危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口於堯舜為無疾之呻吟陳隱患於聖明為不祥之舉動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斬或囚經王大臣會議　奏請傳臣質訊乃蒙我　先皇帝曲賜矜全既免臣於以斬而死復免臣於以囚而死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　先皇帝數年前所賜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即日欽奉　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　文宗顯皇帝為子入承大統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特諭罪臣涕泣跪誦反覆思維以為　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為　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為我　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為我　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　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　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　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　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即謂　懿旨內既有承繼為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為未然自古擁立推戴之際為臣子所難言我　朝二百餘年　祖宗家法

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然。況醇親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為賢王。醇王
當時一奏。令人忠義奮發之氣。勃然而生。言為心聲。豈容偽為。罪臣讀之。至於歌哭
不能已已。倘王聞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憐臣之愚。必不以臣言為開離間
之端。而我 皇上仁孝性成。承我 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
均能以我 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齊。即眾論之異同不
一。以宋初宰相趙普之賢。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為國家舊人。
猶以黃玹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吾輩為愧。賢者如此。遑問不肖。
舊人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況在未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
於不誤之策。惟仰祈我 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
大行皇帝嗣子。 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異言進。正
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 本朝 祖宗來子以傳子之家法。而我 大
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 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繩繩揖揖。相引
於萬代者。皆我 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
終於不誤者此也。彼時罪臣即以此意擬成一摺。呈由都察院轉遞。繼思罪臣業經
降調。不得越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親臣。則為深謀遠慮。出

之小臣疏臣遠臣則為輕議妄言又思在廷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為可
譏言亦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臣以查辦廢員內蒙 恩圈出引
見奉 旨以主事特用仍復選授吏部邇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環顧在廷
諸臣仍未有念及於此者今逢我 大行皇帝永違奉安 山陵恐迹漸久漸忘
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迫不及待矣仰 鼎湖之仙駕瞻戀 九重望
弓劍於 橋山魂依尺帛謹以我 先皇帝所賜餘年為我 先皇帝上乞
懿旨數行於我 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昏亂措中詞意未克詳
明引用率多遺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一二繕寫又不能莊正罪臣本無古人學
問豈能似古人從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復成步者人曰子懼乎曰懼曰既懼何不歸
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猶是爲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罪臣豈敢比曾參之賢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 兩宮皇太后我 皇上
憐其哀鳴勿以為無疾之呻吟不祥之舉動則罪臣雖死無憾宋臣有言凡事言於
未然誠為太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可使 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
臣等有無及之悔今罪臣誠願異日臣言之不驗使天下後世笑臣愚不願異日臣
言之或驗使天下後世謂臣明等杜牧之罪言雖逾職分效史魚之尸諫祇盡愚忠

罪臣尤顧我　兩宮皇太后我　皇上體　聖祖　世宗之心。調劑寬猛
務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爭外國之所獨爭。為中華留不盡。毋創祖宗之所
未創。為子孫留有餘。罪臣言畢於斯。願畢於斯。命畢於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
死具摺。又以今職不能專達。懇由臣部堂官代為上進。罪臣前以臣衙門所派隨同
行禮司員內。未經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鋆始添派而
來。罪臣之死。為寶鋆所不及料。想寶鋆並無不應派而誤派之咎。時當　盛世。豈容
有疑於古來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　先皇帝龍馭永歸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
哀痛迫切。謹以大統所繫。貪陳縷慺。自稱罪臣以　聞。謹具　奏。

張東園封公懿行序　代

漢金城郡為趙充國屯田地。今建省會。設總制以次官治焉。迤東北曰青城。由黃河
挐舟一日可達。陸則三百餘里。特郡之一隅耳。城以狄武襄得名。讀史武襄不以梁公
後代自居。其識度越人遠甚。老於邊事。故西夏間多遺蹟。而青城尤著。地饒而俗尚
武。蓋猶有繡銅面具作馬上舞。儼諸蠻酋部落餘風。我　朝定鼎以來。薰陶漸被。其
間以詩書起家。拔巍科而膺膴仕者。二百年迄乘不絕書。昔之喜談貫七札穿百步
稱日馳逐於角力之場者。今則彬彬然為文物鄉矣。壬子。余與試關中。距郡尚千有

四百里。陝闈榜六十人。隴以西赴闈者。以道遠數不盈千。而自來獲雋者。幾與陝各半。是科郡得人稱盛。而青城有二張生。星舫其一也。癸丑。星舫應禮部試來都。偕眾謁見。恂恂儒雅。若無文人年少浮游態。即卜為大成器。榜發果聯捷。肄農曹。嘗詢其家世。則愀然以不克逮事其尊慈太宜人為憾。又以其尊嚴東園公年且老。而繼慈氏丁太宜人之在堂也。假歸省。乙卯。復北上。請與封翁東園公偕。公厭九衢囂。行弗果。星舫謂其弟仲氏曰。親老吾違遊。徐圖迎養。若其為我慰倚門倚閭望。入都供職又三年。在部學習期滿。奏留序補。將以書馳報弟。以聊慰老人心。而仲氏歿矣。念侍養之無人。思言旋而未得。遽謀以板輿奉公來京。未及達而公又歿矣。星舫痛甚。於是思所以不朽其親者。以狀索余文。余弗獲辭。為略識其梗槪。公諱祖檝。字拱五。號東園。其先皖籍。明由皖之鳳陽遷蘭郡。再徙青城。家焉。曾祖以上略無攷。王父諱克更。以忠厚傳家。王母氏狄。即武襄裔。尤多陰德事。以此族始大。父諱學基。字宗元。母氏魏。俱以孫貴　馳贈如制。宗元公性剛直。抑強扶弱。面折人非。而退無餘言。鄉里比之劉小心。有丈夫子二。長凌雲。字志九。勇敢有父風。讀書不成。學擊劍。登嘉慶庚申科武賢書。公其仲也。生而早孤。依兄與邱嫂。兄遇之甚嚴。有不可。輒面斥之。公奉之維謹。事必稟命而後行。嫂氏賢。能體夫子友于意。飲食縫紉。俾無乏缺。登其堂未嘗聞

襆笈聲。蓋公幼抱孝義之痛。而以盡弟道者盡子道。故能歷久而不替於恭。未弱冠。以家計艱。廢書歎曰。苟析薪之克荷。力田與讀書均也。遂務農。然性嗜讀。尤好理學書。通岐黃。復旁及於內典。嘗於隴上課耕之暇。登城樓四望。覽黃河積石之形勝。慨然想古名將提三尺劍行萬里路。立名絕徼。地以人傳。如茲城者。父老猶能道其故事。低徊久之。不覺夕陽之在山也。歸而於數椽茅屋中。安短腳几。篝火挑燈。展性理及先儒語錄。思聖賢身心性命之學。不以窮達或異。快然與古人晤言一室。擇其淺近易知者。手錄之以為里黨中為子若弟者勸。側耳而聽。漏將下。茶鐺沸沸然有聲。引若盌出之。啜而漱其餘。焚香攤貝葉。作魚山唄。遇支遁佛印輩於斷楮殘頁中。邀相與語。不啻山谷之在禪院聞木樨香時也。夜將半。燈光熒熒然。信手於亂書雜遝中。出一編閱之。則肯綮不傳秘也。殷然思古人不為良相。必為良醫。苟未至三折肱。不足與語此道。則又自信其未敢輕於一試也。泛覽雜擬。怡然有得。委几就寢。不復知人世間更有何樂事。彼晚食後。即頹然卧。徹夜鼾如雷。詰朝擔耕具偕主伯亞旅而出者。則又遇公於南阡北陌間也。如是者率以為常。性龢平。於物無競。即有犯弗校。得家傳百忍法。然至排難解紛。則又義形於色。凜凜然不可遏。故里中有爭訟事。不登士師之庭。而羣思借重公一言者。日相望也。勇於任事。里舊有書院基弗宏。一

切關好。公與里人思有以擴充之。衆以公董其事。鳩工庀材。延師蒐脩脯及士子膏火費。公一身始終之。不言勞。由是里中子弟。力不能就傅者。皆得肄業其中。寒士為之歡顏。居常手不釋卷。晚年不復問家人產。閉戶習靜。自適其適而已。蓋公之篤於行誼。深於學。粹於養。成就其子孫宗族。以化於其里。自少而壯而老。里中稱為完人者。五十餘年。原配滕太宜人。望族也。生而貞靜。幼即卻鉛華弗御。嫺姆訓。及笄。以禮歸公。入門荊釵布裙。挽甕出汲。偕諸子婦輩操作無難色。嘗曰。孟光桓少君稍知修婦道耳。何足奇。事嫂氏一如公之事兄。故妯娌間雍雍和睦。鄉里稱之。性勤儉無奢華習。方其主中饋也。米鹽零雜。罔弗躬親。惜物及絲粒。而及其佐公拯貧乏。急患難。則略無慳吝意。公亦頓忘其為寒素。家不繼。公方徬徨間。而太宜人旋以益之者至。詢之則簪珥已歸質庫矣。初太宜人之將賦摽梅也。母家雄於資。治奩具頗豐。父母窺其意若猶以為未腆也者。詎其與素志不相若。以愛女故重違其意。遂一一惟所欲。至是乃知太宜人之意自有在也。生星舫昆玉。星舫生頴悟能言。後太宜人手裁徑寸紙。公作異同字教之識。日以百數。稍長從蒙師。日則遣就塾。夜則公親督之。口授五經四子書。太宜人恐其即於倦也。自以針指工伴之。夜深弗寐。太宜人嘗謂星舫昆玉曰。安得若輩成立。使我與若父一償此願也。星舫至今言之。泫猶涔涔然下。蓋太

宜人先公歿已三十年中間助公教子克修內政以女宗為閭閻中稱法者將二十年太宜人歿後星舫且長公督之益勤且曰昔人為文必極天下之大觀而無憾故得力於山水人物間者居多吾鄉郡之一隅耳黃河之在吾鄉形如帶耳山培塿耳人士則日與狎處者耳皆無足以發其奇氣者今由舟達郡捷甚然絕險陸行不三日程男兒志在四方況未出吾里境乎乃命星舫之省之蘭山郡之五泉邑之皐蘭各書院從諸名公遊且令其就郡作硯食計以佐農人之不足每歲除夕前數日始以函召之歸新正月未半已促之負笈行矣以故星舫得肆力於舉子業而食餼而鄉薦不再試而捷禮闈分列宿之光耀荷 九重之綸綍生者授歿者贈於是公之願償矣公之願償而公去矣公去必有以慰太宜人於地下而太宜人之願亦償矣星舫夫何憾抑余聞之星舫矣西河古雍州其地廣袤數千里故一邑而方百里而數百里焉其間星羅棋布墟落相望者邑各以百十數青城隸首邑與郡之靖遠五涼之平番接壤每學使者案臨青城人占三邑籍而遊泮者恒逾一邑額春秋兩闈試竣各旋里望捷音秋闈則重陽前一二日春闈則端陽前五六日三邑人士城居者往往聞泥金帖至擁馬前使不得行爭問某邑中式者幾何有某某名否馬上人搖首不語但呼青城俗地名徐而向衆人問曰是在何處於是羣相譁然而散道旁

觀者再詢之。則以鞭指郡東北隅而去矣。故其他藥嵓而居。聚族而處。如青城者不少矣。率皆湮沒無可道。獨稱青城嘖嘖人口。至今不衰。其稱名蓋與一郡一邑埒。豈非以此閭固大有人在耶。星舫歸矣。人傑則地靈。 國家之損益因之。異日採風使者。上其謠風雅俗於 朝。疆吏援度地居民之義。 天子廣加地進律之恩。將於是焉建官立學。而令而傅而尉。蔚然升為首郡。附郭一大邑。吾知蒞茲土者。必有文章鉅公。攟其山川人物風俗之盛。勒成一編。於卷首大書特書曰。斯邑也。城池經始於某氏。學校漸興於某人。蒐西夏之遺文。補武衰之軼事。而完人如公女宗如太宜人者。當不僅於儒林賢媛兩志中。一見其姓氏已也。星舫夫何憾。

王梅村大令六旬晉七壽序

天下之治在州縣。州縣之治在得民。一州縣得其民。則一州縣治。天下之州縣得其民。則天下治。蓋州縣不得其民。不但無以禦外寇也。而內患即生於其民。州縣能得其民。不但可以弭內患也。而外寇即禦以其民。此其說徵之吾同年梅村先生之為治而益信云。先生之以進士出宰山東也。在道光庚子年。其任觀城昌樂諸城也。在甲辰己酉間。其時天下承平。國家無事。官州縣者不過勤催科奉條教而已。先生子惠其心。嚴明其政。蓋雖小試其端。而已風流篤厚矣。逮咸豐癸丑後。粵賊陷金陵。分其

黌掌開方而北竄臨清。竄深州。竄天津。竄高唐。遂據長清之馮官屯。僧忠親王馮官屯之捷。先生實以長清令供支之。同治丙寅。攝治樂陵。戊辰春。南捻張總愚北竄。率衆攻城。其險更倍長清矣。而先生之力保危城者。一如長清也。苟非得民有素。詎易如是耶。蓋嘗論之。天下兵興之際。州縣之保一城。其功倍於將帥之復百城。其難亦倍於將帥之復百城。何則。 國家遣一將帥。爲之籌兵。爲之籌餉。往往以天下之力。成一將帥之功。逮其獻俘奏凱。而城池之破碎。民物之彫赵。已有不忍見聞之勢。州縣之禦賊也。地處彈丸。事出倉猝。外援不及待。民團不易集。苟能保其一邑。則一邑之元氣如故也。苟能保其一城。則一城之元氣如故也。其功之大小。事之難易。必有能辨之者。然吾聞先生之任長清也。有馮官屯之撓。而先生以全軍糧餉之累去官矣。其任樂陵也。有張總愚之竄。而先生以大府風聞之奏去官矣。當其事之方亟。爲大府者亦思其難焉否耶。以長清距馮官屯四十里之近。支百萬日滋之師。籌十二萬多金之餉。則難。以樂陵久圮之城。當盤山慶雲迭陷之後。抵窮寇十一次環攻之衆。則尤難。當是時。陽爲出城禦寇。實則城棄圖存者。不可一二數。剝残黎就爐之脂膏。充大府難盈之谿壑。遂以城棄圖存之餘生。邀論功行賞之盛典。如是者又累累相望也。先生何苦爲國家謀而不善自爲謀耶。然先生之生也。以嘉慶丙寅。今年六十

有七。其凡榆村先生今年六十有九。道光乙未科同舉於鄉。先後成進士。又先後任昌樂縣。昔則風猷禮意。標映倫伍。今則林泉息影。杖履提攜。良吏之食報。又豈俗吏所能及耶。喆嗣壽甫水部將舉觴稱壽。若先生者。真可以壽矣。因論其治行之大者。而為序以祝之。

陳懿函封公雙壽序

嶺南故多奇偉士。其擢科名登仕版者。率皆卓然有聲。余每於晨值後。閱有報疏自中而出者。覽其文則絕無搏擔語也。詢其職則不盡居諫垣而膺言責也。索其人則粵東某某也。低徊者輒久之。昔人云。天生我才必有用。夫磊落瑰異之材。不用之廊廟以樹一世勳。必用之鄉閭以造一邑福。吳川陳君麗秋。余辛亥典試北闈所得士也。來謁時。儒雅恂恂。望而知為偉器。顧謹甚若不欲以才見者。然久之始知其博覽載籍。貫穿古今。而尤嫻於武事。居常坐席臥榻間。環列韜略諸書。而對人絕不談及。有稱道者。遜謝而已。往歲從軍西出。至玉門。兵罷不果行。遨遊塞上。隴以西諸官僚爭以致之幕下為快。余自喜得士。決其必讎售。壬子春榜竟報罷。愀然曰。雙親老矣。篤用戀此區區為將謀歸者。同人慰留之曰。禮闈隔歲耳。迢迢八千里。未抵閭門。而公車北上者。已束裝就道矣。遂止。五月。為其兩尊人　敕授修職佐郎　例授文林郎

懿圃先生暨　誥封孺人　例封太孺人李孺人七旬晉三雙慶。其里中有與麗秋為羣紀之交者。函致都門。為兩尊人壽。麗秋句序於余。余竊疑邑故隸高州。高與粵西之梧鬱接壤。方今軍務倥偬。羽書旁午。郡城戒嚴者數矣。相距百餘里。非大有造於是邑。為眾人所感戴。宜無暇為祝嘏事。麗秋瞿然與曰。固戚友之志也。道光辛丑間會匪肆刧。邑眾練勇禦之。推家君為長。家君乃仿管子變通周禮保甲遺意。兼北魏李崇設立擊台法。器械具備。互相救援。有警則命子弟輩執梃為眾人先。眾人因不喜躍從事。設法擒獲寇十數人。餘悉平。比年鄰境剽掠頻聞。而吳邑以前此懲治。故寇每至。輒先遣諜者偵探。歸報其黨。皆曰。彼有人焉。相戒毋敢犯。至今闔境賴以安全。以此德家君甚。余曰。余固知非僅作繡其鞶帨觀也。則請為賀者先可乎。先生幼聰穎。為醒堂太先生所鍾愛。太先生有丈夫子六。先生其次也。時四境無事。太先生與鄉之諸名流為雅集。輒作十日遊畢。家子弟咸侍。命屬對歌詩。評騭甲乙。如蘭亭桃李園故事。先生時五齡。對輒勝儕偶。得長者賜無算。年十三。應童子試。適有海寇之亂。邑令曾公籌防禦策。以太先生負宿望。且有應變才。機務悉以倚之。出入攜先生以自隨。事竣。曾公問太先生諸子中誰最。以先生對。曾公將拔置冠軍。先生未之知。太先生亦未之告也。及期。同事者以為賀。先生愕然。語之故。曰若是則邑侯之美意

轉近徇私而吾父之苦衷翻為利已且令邑中人皆曰某氏子進自有階耳何必文字佳也是吾一得而有三失焉不如其已也攜考具去時人無不訝服由是聲隆隆然起矣廿五歲入泮屢試鄉闈不利慨然曰士亦為其有用者已耳自是凡里中興利除弊諸大端以一身先之邑學宮久圯屢議修不果先生捐貲倡之工遂告成舊有書院一方位與文峯左為之相度地勢復創建川西書院膏火資與諸費胥備氏田齧於水築隄防之水患絕凡此或董其事者經年或勸其役者數月不憚勞也不惜貲也不避嫌怨也鄰境聞之凡有義舉以牛耳來屬者且踵相接也性恬淡喜讀書手鈔經傳古文制義幾至等身尤留心先輩王已山匯參增訂數百條手不釋卷至老不篤先生之不屑屑於科名而務為有用之學也大類如此德配　誥封孺人例封太孺人李孺人者名門淑姿幼嫻女範父孝廉睿峯公老年多疾孺人湯藥必親日夕無少懈有孝女稱及笄以禮歸先生事翁姑以孝相夫子以敬處伯叔妯娌以順以和以父疾故精醫理而謹於用方藥嘗言醫雖小道關性命故治療多所效而終無姑試之劑工女紅閨中執業者室相望生平好施與遇貧乏恢助不少吝戚里閭閻間有相忤者得其一言無不立解以故先生諸昆弟雖析居而友愛備至孺人調護其間終無倦意鄉鄰見者幾不知阮氏之孰南孰北也幼通經史習唐詩喜

課兒孫讀。故一室機聲與伊唔聲恒相應答。聞者罔弗賢之。先生之得賢內助。而不致紛心於細務。以妨其有用之學也。又如此。然則如先生者。豈非所謂磊落瑰異之士哉。奈何其不克用之一世。而僅用之一邑也。雖然。一世用也。一邑亦用也。以麗秋之才。他日登巍科。膺膴仕。正色立朝。與嶺南諸前輩後先輝映。使余低徊於今日者。後人亦復如余之低徊焉。是又用之一邑而將用之一世之漸也。夫何憾。余聞之前人。每不喜為壽言。文成。刊其集時至有無集可歸者。今先生與孺人。其卓卓可傳誦也如是。異日者。倘有進百齡而重徵侑觴之句者。則余猶不厭數數為之。

握奇八陣考

戴醇

三軍之令主於中軍。八陣未有不以中握奇者。衛公李靖曰。奇餘零也。陽數一奇。陰數二偶。偶方有盡。陽圓無盡也。八陣而握奇於中。中握一奇。統攝八陣。八陣四偶。應乎一奇。民夫羨卒閱車勇士餘零也。世傳黃帝邱井立陣。風后贊之。著握奇經。然其書漢唐志不載。至宋始出。十分三取奇。餘七以為八陣。蘇東坡稱其縈曲鉤聯蟠屈為不可驗。究與車戰人數牴牾。蓋由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依託而踵其謬。司馬法曰。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牧誓稱戈比干立矛而誓。既陣而後誓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軍將。中軍握奇者也。陣中央亞旅。亞乎卿。將五旅。陣四正。師氏以虎賁衛王陣。王軍中奇也。千夫長佐亞旅。將二旅。陣四隅。百夫長一乘。百人之卒長也。固足以成八陣而握奇。然左杖黃鉞。右秉白旄。猶無以別識乎各陣也。及觀周公制禮。四時教戰陣。如戰陣載以司常九旗。鳥隼為旟。前朱鳥也。陣正南。龜蛇為旐。後元武也。陣正北。交龍為旂。左青龍也。陣正東。熊虎為旗。右白虎也。陣正西。全羽為旞。從乎朱鳥。陣西南隅。析羽為旌。從乎青龍。陣東南隅。通帛為旜。從乎白虎。陣西北隅。雜帛為物。從乎元武。陣東北隅。日月為常。中天黃道。陣正中。八陣分明。昭然簡冊。而量人所為營軍之壘舍。王氏應電謂軍中大道縱橫各二。形如井字

者法洛書之九數門皆名和以行八風師克在和也吳子言招搖在上從事於下曲禮言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招搖北斗第七星周自敬王八年冬至日躔南斗月建與北斗杓相應故以斗為帝車運乎中而制八方當周開國日起牽牛未及斗故晝日月營子以五十人為一車萬人一軍車二百乘李衛公曰管子制齊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其實皆得太公遺法六韜偽譎無可據而始于牧野雖予侯與尚父麾揚雅詩足證管子變而通之鄉良人將二千人之旅即牧誓所謂亞旅也陣四正分其半一千人將以五連長之中一長亦即牧誓所謂千夫長也陣四隅中軍有公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君卿分將亦即牧誓所謂友邦冢君司徒司馬司空師氏也陣中而握奇特其號門旗物未知奚若則已與九府圜法均歸淪軼耳武侯以王佐才自比管樂推演八陣聚石為圖說者謂八陣作於武侯不知孫武當春秋末隋書錄其圖衰苴當戰國初通典述其法雖傳聞不免傅會而漢以十月會營上為八陣在武侯先則八陣原於古武侯藉以定軍制馬蓋蜀都重險西陸一州東連江表北踞渭濱而王業不可以偏安征伐頻仍轉輸孔亟武侯於時觀三分鼎峙之艱思一統版章之盛由漢溯周八十正卒用為戰士二十羨卒用為民夫易車而徒正其卒伍方行天下罔有不服庶幾乎王者茂烈也民勞乃可與休息成都圖經曰

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江灘上漢魚腹縣也。在彌牟鎮者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今四川成都府新都縣北三十里有彌牟鎮。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陣法也。今陝西漢中府沔縣定軍山下有棋盤市。三圖石數相倍。要皆八八以成行。然則八陣本一陣也。後人不察。致以遁甲八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託為神怪。豈知奇門占驗。李衛公目之為術。名將弗尚也。況武侯乎。八陣為營壘所必需。陣陣皆宜置之生地。安可間雜死絕。虎鈐經曰。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門。雲陣居艮為雲門。飛龍陣居震為飛龍門。虎翼陣居兌為虎翼門。鳥翔陣居離為鳥翔門。蟠蛇陣居坎為蟠蛇門。蓋以後天八卦離坎震兌位四正。乾坤巽艮位四隅。而分八門。未嘗波及於三奇六甲。雖然軍起於五人之伍。積伍成行。積行成隊。積隊成軍。無不以一人居中指揮左右聽令中軍。武侯八陣。何以獨缺中軍。竊嘗考之。其在魚腹者六十四石。每石一伍。六十四伍。凡三百二十人。分為八陣。陣各八伍。四十人。不列中陣者。八陣以四隅隸四正。中軍兼正隅。附民夫以握奇。從八陣可以推中陣也。八陣各八伍。中軍當十六伍。八十人。民夫一百合八陣。凡五百人。此蓋周禮五百人為旅。而旅長帥之者也。昔在少康有衆一旅。能布其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則以少康之中興望漢矣。其在成都者。一百二十

八石。每石一伍。一百二十八伍。凡六百四十人。分為八陣。陣各十六伍。八十人。不列中陣者。亦從八陣可以推中陣也。八陣各十六伍。中軍當三十二伍。百六十人。民夫二百。合八陣。凡一千人。此蓋牧誓千夫長將一千人車十乘也。昔在吉甫佐周宣王。薄伐玁狁。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則以宣王之中興望漢矣。其在漢中者。二百五十六石。每石一伍。二百五十六伍。凡一千二百八十人。分為八陣。陣各三十二伍。百六十人。不列中陣者。亦從八陣可以推中陣也。八陣各三十二伍。中軍當六十四伍。三百二十人。民夫四百。合八陣。凡二千人。此蓋管子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者也。昔在光武。造攻昆陽。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能使洛吏復覩漢官威儀。則以光武之中興望漢矣。圖雖有三。陣則無二。上攄報主之忱。下喻恤民之隱。夫民之抱負越霸而布玉論八陣。當諒其心。慎勿以術誣武侯。而為知兵者所鄙也。

曾子問考

程子謂儒行非孔子言。以其辭夸大。近游說也。坊記非孔子言。以其文徵引及論語也。今以曾子問考之。禮之變者不可究詰。若一一以問之。累牘難盡。當春秋時。禮書猶在。似可不問。則未知其問果出於曾子否也。而觀其所以答問者。則多非孔子之言天子諸侯祭祀卜日。朝覲戒日。入門將事。遭大喪而廢禮也。日食有定度。可以測算

而紀夏書羲和失職仲康所以命師徂征也。與其遇食廢禮啻若今日官慎選其日。避食於先。而其從天子以救食也。諸侯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周禮司服大烖素服。初無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之五色。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亦無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盾中央鼓之五兵。月揜日則食。陰蔽乎陽。伐鼓助陽。執兵助陰。分方厭勝。陰熾陽微。以緯亂經。是尚得為孔子言乎。且述其問老聃曰。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老聃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老聃言天道猶張弓。憑虛揣度。或有不知。左傳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乃亦與老聃憯然於食限分杪。是尚得為孔子言乎。昏禮納幣有吉日。女笄而字矣。遭喪停昏。禮也。終喪親迎。易所謂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亦內則所謂女子十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年而嫁也。乃壻遣人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竟以絕昏為辭。免喪女使人請。壻弗許而後嫁之。謂嫁於他族。夫昏結二姓之好。上以承祖宗。下以蕃子孫。重之以父母之命。申之以媒妁之言。一旦遭喪輕棄女節。非所以厚別也。是尚得為孔子言乎。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即位而哭。禮也。除喪合卺。未為不可。而曰祭過時不祭。又何反於初。然祭主一時。昏繫一世。祭不可以例昏也。儀禮舅姑沒。婦入三月。乃奠

祭不親迎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未嘗不踰時行禮壻雖授綏御輪共牢而食夫婦未成從厲枕席嫌於苟合非所以慎人倫之始也是尚得為孔子言乎師行奉主車以明有尊禮也未必載遷廟主齊自太公封齊傳至桓公二十五世五廟而外　主甚多桓公恃重亦未分道出兵勸民以逞而曰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反藏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似全不知齊之世系與桓公之會衣裳也者是尚得為孔子言乎天子出征類上帝以請命天討有罪禮也承之以祖祖配天尊祖以達天行之以禰禰配祖親禰以達祖諸侯為天子吏奉將天誅承之以祖天子巡方舍其廟也行之以禰亦以祖尊而禰親也是故庶子在軍則守於公禰行主曰禰父主也例以卜郊受命祖廟作龜禰宮其義一也而曰七廟五廟無虛主必以遷主行推廟無虛主之由云出於老聃足徵當日重聃而欲以聃聳人聽是尚得為孔子言乎廟制定於天子建立七廟追王則尊為天子不追王則祀以天子禮也固不至廟有虛主若諸侯不敢祖天子開國之初如康叔封衛不得祭文王唐叔封唐不得祭武王則五廟皆虛無一主而曰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喪祭不分吉凶是尚得為孔子言乎大司馬以九伐正邦國天子親征如武王之載文王木主遣將於廟則授以主命今專賞戰功而曰無遷主天子諸侯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

蓋貴命也親征同於遣將矣是尚得為孔子言乎子喪父稱孤禮也鄰國君弔君臨其喪非孤也而曰衛靈公弔季桓子之喪哀公為主客入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君拜則臣避康子但宜哭踊不宜稽顙耳東萊博議譏左氏紀周鄭交質稱二國為無君哀公君也非子何以稱孤康子臣也何可尊卑並列目為二孤君子居其國不非其大夫明斥康子之過是尚得為孔子言乎春秋魯史孔子筆削成經哀公二年書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冬十月葬衛靈公三年書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安有靈公先卒一年猶能適魯弔桓子喪者是尚得為孔子言乎孔子在陳司敗扶娶吳孟子非禮問昭公孔子應以知禮而即退為尊者諱禮也魯孝公乃隱公祖亦魯先君而曰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直指其失衆不諱忌若他國之君然是尚得為孔子言乎春秋襄公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左傳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春秋昭公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而曰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練冠以喪之喪慈母自昭公始昭公年十九即位在位十一年歸氏薨時年已三十焉當少喪母是尚得為孔子言乎篇中四言吾聞諸老聃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非也漢初重黃

老。儒者欲託以取重。誇援莊子妄謂孔子學禮於老聃。則老聃即李耳。然孔子集聖之大成。祖述憲章。述而不作。其言禮也。曰不學禮無以立。誠以天秩有禮。不可斯須去身。故雅言執禮。非止如詩書講誦已也。老聃倡創異論。欲復結繩而用之。使民老死不相往來。而詆禮為忠信之薄。道不同不相為謀。孔子何至向老聃問禮。且聃楚人。所著老子以弱勝強。以柔勝剛。以德報怨。即孔子所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史記老莊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苦縣在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有苦縣城。春秋屬宋。戰國屬楚。如以聃為楚人。則當生孔子後。惟以聃為宋人。則與孔子同時。孔子微服過宋。何暇與聃問禮。史明習掌故。官多世職。聃生於宋。何緣為史於周。況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古無此邪說。韓昌黎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恣臆杜撰。何嘗躬覽史籍。致孔子見而問禮。而道家者流。競稱其騎青牛過函谷關。關尹喜望紫氣而迎之。周自平王遷洛。關中槪為秦有。則聃入關適秦。非必為周柱下史。孔子西未遊秦。無緣見聃問禮。而曰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是尚得為孔子言乎。聃言史佚葬下殤。經無可考。而金革無辟。魯公伯禽有為為之。鄭康成註。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孔安國多方傳周公

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成王親征奄。周公作誥。故孔穎達言伯禽居母喪。王伯厚曰。左傳殽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可不言始矣。詳玩誓詞。並無臨喪出軍。萬不得已之意。蓋設以秦誓晉襄公墨絰敗秦事。實加之費誓。魯公是尚得為孔子言乎。夫孔子大聖。曾子大賢。子游子夏。亦皆聖門文學賢者。漢儒何為誣罔若是。嘻我知之矣。漢文帝恭儉退讓。懲亡秦之苛暴。節取老子之長而善用之。海内富庶。斷獄數百。學者不能識其非。遂以孔子附之。而不知道一而已。天不變。道亦不變也。漢儒之陋也。而又恐天下後世真以為孔子師老聃。於是取其事之失實而附於理者著之。此篇令有識者得以知其誣。漢儒之狡也。所言變禮。未必無傳於古。足以為法將來。然賈誼痛哭流涕。疏陳政俗。冒上無等。則以老務清淨。無禮節以興教化故也。烏容任其荒誕而不辭以闢之。論語或問以德報怨。其言同老子。孔子折以何以報德。而告之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即此一言。矯情悖理。孔子不取。何獨於禮再四誦其所聞。

形勢論

吳鋌

吾觀天下形勢之要有二。曰戰。曰守。直隸北以遼東為關鍵。西以大同為樞紐。南以大名為門戶。三者足以扼天下之咽喉而制其命。湖北以襄陽為門戶。襄陽失則湖北不可以守。然論天下之勢。則以荊州為重。以襄陽為守。不若以荊州為戰。至武昌則又南扼乎江淮之險。河南南以開封為門戶。北以鄴為門戶。而洛陽居其中。皆四達之區。戰則足以爭天下之勢。守則三分五裂而無如何。此利於戰者也。四川天險之國。財粟又足以資之。然其勢能入而不能出。非得陝西。不能據西北之上流。非得兩湖。不能據東南之上流。故宜於守。江南據三江之險。為財賦之所自出。然與其防江不如防淮。防江不足以制上流之侵軼。防淮則以徐州壽州為重鎮。狹而易固。此利於守者也。陝西以殽函為門戶。據西北之上流。若得四川漢中。則又據東南之上流。進可以與中原爭。退可以扼其險而守之。此利於戰與守者也。要之天下之形勢。非戰則不能守。非守亦不能戰。如是而已。吾觀諸史所載兵事。必因歷代形勢。考其沿革。然後知其險易之異形。攻守之異量。進退之異變。瞭然可以錐指而得。則形勢之所在。又有賴於沿革焉。夫形勢之險易。固無不勝之道。亦無不勝之術。守成跡則同事而異功。構新法則異事而同過。緩則勢已失而難復。急則勢未合而難分。故勢在

人。則以用奇破之。勢在己。則以用堅持之。百變而動中其會。一成而不滯於用。是又則通形勢者之自知也已。

律法論

古之立法。第論其大者。而損益調劑屬於人。不以著之於律。後世之法。論其一端。推之千百端而不止。論其一事。推之千百事而不止。論其一言。推之千百言而不止。畫一明備。纖悉毫黍而無一不具。可謂煩且重矣。唐宋罷肉刑不用。第事鞭扑。如是則法輕矣。而吾謂煩且重者何也。蓋用法之具則輕。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煩且重也。一舉手不當則有刑。一舉足不當則有刑。一舉耳目不當則有刑。如是則民安所措其身。一人之身。自耳目以至手足。而入於法者常八九。不獨小人。君子亦有。一或不當。刑輒及之。孔子曰。君子懷刑。蓋謂此也。先王嚴以待天下之君子。寬以待天下之小人。故立法一以中人為準。今之法。不論其為何人。而一以君子之道待之。君子不得於什一。而為中人與小人者以什九數。强天下之中人小人而俱為君子。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聾而欲辨清濁之聲也。必不可得矣。刑一人。天下孰不可刑。天下無不可刑之人。而人皆有可刑之法。從而誅之。是殘也。且有不可勝誅。黠者巧為之避。愚者輕為之犯。如是則天下之民。不亂於避法。則亂於犯法矣。犯法者多。不能不

有所縱舍。多縱舍則誅不必。誅不必則法弛而民玩。而玩之所及者無幾矣。法之煩且重也。固期於必行也。及其敝不至於無法不止。予謂立法惟依舊律。一以中人為準。情罪俱重者仍之。情罪俱輕者刪之。法輕而情重者酌之。如是則法輕矣。法輕則民寬。民寬則誅必。夫誅必。非獨罰罪也。又使未誅者畏懼。未誅者畏懼。是刑一人而一國之人皆勸也。國奚為而不治。今之議者。皆曰法一輕。則吏易為奸。夫法煩且重。則上下軒輊。皆可以求諸法而無不得。吏之為奸。豈必獨在法之輕也哉。三代時。仲春會男女。奔者不禁。夫死聽其嫁。由今而論之。則固不合於理道之言也。而先王且著為法而不改。其故可思矣。

封駁論

漢時封駁之任。未有專職。然時見於史。唐時始置給事中。駁正違失。其任尤重。五代浸廢。至宋太宗始復之。明時亦仍其制。夫封駁之任。遏邪心於未行。持正道於將壞。凡詔書有不便。皆得封還駁正。使天下不知吾君之過。而君亦得以曲全其過。且天子無復有失言之咎。而小臣亦得自伸其言。義至深也。自唐以後。詔書經門下省。以達於給事。明時詔書必下六科。謂之科參。雖部臣不能奪其議。故給事中之職。實與翰林御史同為言事之官。然翰林御史無專職。而給事中則爭詔書之得失。其義一

也。唐李藩為給事中。詔書有不可。即於黃紙後批之。此其事較之封還詔書。殆有甚焉。然憲宗因以為相。後世則有以此得罪者矣。夫詔書出於朝廷。而天下之利病係焉。行之於既下之後。使天下受其害。與遏之於未行之先。使天下成其美。其為忠與佞不待燭照數計而決也。故必重給事中之任。然後天子不敢不自慎其言。而當國政紛紜之日。亦有所維持以至於不壞。所係豈淺鮮哉。不然。詔書之下。未必盡便。使無以駁正之。則天下必有陰受其病者矣。司馬池言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宋時封駁之任猶重。然詔書有不下給事中者。此所以不得其職也。為人君者。苟思司馬池之言。而不以李藩之批敕為嫌。則國家庶可得而理歟。

守令論

天下之權。分寄之守令。而天下之治。至於守令無權。則雖句稽簿書。緣飾耳目。曾不能自為政令。而民之疾苦。遂壅於上聞。而不可振興。何則。守令於民為最親。其於民事尤最習。興利除弊。往往有發於情理之中。而不可旦夕成者。乃束縛而苛繩之。使不得措其手足。除積弊則以為生事。裁橫征則以為損官。特創正議。則以為礙例。力事振作。則以為專擅。其勢一不足以有為。而佐貳分之。監司奪之。六部又從而底抑之。

方且避嫌之不暇蹈常習故苟且以自全其於國事曷有濟與守令以三載任滿遷去當其始至也與民初未相識風俗之淳漓政治之險易茫然莫辨及其既久漸有以知之方欲有所措施則又將遷去矣曾不能新其耳目故必久其任而後可有為也兵刑錢穀皆守令專職後世守令不能專職或分寄於人或惡入於官事如蝟毛動皆掣肘欲究心於撫字而催科足以迫之欲盡力於吏治而處分文法足以縛之故必一其權而後可有為也法者足以束賢智之手足不足以防大奸之狡猾守令專制一方事無定軌理無合轍當得法外之意然後可治強英異於循途屈奇材於守疏其曷有濟故必寬其法而後可有為也漢時最重守令皆得召見後世召見時少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守令之情實不謁於上小民之情狀遂壅於下堂陛闊絕遠若萬里故必通其情而後可有為也至於獎勵之法又可得而言者守令望輕不足致治如出朝官為之則守令皆樂功勸進奮於為善而京朝諸官非歷守令者不得進擬則吏治重而民情益達及其任滿報最則又厚其祿秩使之久於其任斯興利除害動無滿閡矣至於光武擢卓茂為三公之制亦可采行之以激發其氣此守令之所以有權而天下治也

上羅文書　　張起毅

起毅頓首奉書所生姨丈左右。毅生二十年矣。從事於學亦有歲月矣。先人之至交迥在數十里內。未克執贄登門。一親揆範。又未克遣一介通寸牘於隸人。進所業而求教焉。不敏之罪。誠無可解。亦所學太陋。未敢自達於先生故耳。起毅自受書以來即志於古之立言者。而塾師見訶。以為非所宜學。顧乃學為時文。夫時文之卑亦已甚矣。無學問經濟之可言。無性情之可見。當世君子。輒奉為性命以弋取科第。一旦得志。於國於民。罔有寸補。則昂然自命為文章士。夫古所為文章者。豈今之制義比邪。起毅性倔強。既為所束縛。則欲踰越規矩。一吐胸中之所蓄。而亦不可得。於是所作乃卑之卑者。以此數年。愧不能禁。復取古人之文章。伏讀而學之。無師友之益。索塗冥冥。不敢自信。故成輙棄去。間有存者。亦罕出以問人。今先生乃赦其不敏之罪而賜以將來之益。起毅可終事擀臨。違裁成之心邪。謹上近所為時文若干首。其他古詩歌。容俟改定以獻

上左季高丈書

起毅上書姨丈閣下。違侍三月。訓誨之言在耳不忘。日月倏邁。此情曷已。前承姨丈欲以勖弟與起毅共學。曾具以下情。瀆陳聽覽。頃復奉書。不蒙許允。雖然。起毅亦知

先生之必不見許也。先生所以命起穀者。欲令朝夕侍側。得親教誨。講求文章之利病。取資師友之考訂。意甚善也。而起穀所以不敢奉命之本心。猶未盡悉。敢復陳於高明之前。起穀託庇宇下。非一日矣。又就業先生之館。飲食之。教誨之。資其養而廣其業焉。為幸厚矣。然自起穀思之。年逾十五不為少。讀書求聞達。數試有司。不能青一衿。不為幸。而母老家貧。寂寂以居。切切以憂。無由潔瀡視膳。盡人子一日之養。而苟以安其身。習其業。誠有食焉不能甘。寢焉不能適者。斯亦仁人君子之所矜也。先生之訓起穀曰。鄉里之中無賢師友。無以為德行之資。學問之益。起穀思人患無心。不患無友。苟其自立。六經皆我趨步。史傳皆我師友。若夫文章之事。取古今人作而效法之。固非大難事也。先生少日發憤若彼。誰實策之。而今為國家實用。作當世人表。出言足法。下筆如神。此非起穀之事也。然能無慕哉。昔孔門聞皋魚言。辭師而歸養者數十人。起穀獨居深念。及吾親之存。少營甘旨。每歔欷感歎。無以自禁。幸猶可數年間。晨昏膝下。少伸孝養之願。鄉之民其性樸。其力勤。其執業。若農夫野老。惡衣惡食。相與酬接。亦可以識艱難。長筋力。此起穀所以不敢奉命之私意也。夫飲食之恩小。教誨之恩大。起穀自獲侍先生。銘心刻骨。常中夜起坐。搥牀太息。冀其發奮有所成就。以無負大賢之期望。忽忽數年。志願未遂。而仍欲使素餐先生之門。先生甚矣

起穀一丈夫。似此碌碌。曾何日已。抑豈先生之所許哉。夫瀆尊長之命。至於一再。非卑賤之禮也。違玉成之心。而傲然自遂。尤非心之所敢安也。然區區之情。不當緘默敬陳之左右。幸先生埀諒焉。

韻梅閣詩序

胡堯戴

吾姊幼慧堂上愛之甚以體羸不令讀書稍長從女兄弟識字者鈎得之遂旁通形聲文字之奧然未能詩也道光歲戊戌家君官浙江姊定省暇偶為詩語天機清妙長老見而奇之夫古今來以閨秀稱者多富於才然或嗇於德未有若姊之才德兼者姊事親善委曲承順母孺人好操作姊輒身先之母憐其勞為少休母病肝易恚他人侍疾或不酬母意姊纖細不假婢媪手若母稍不快姊笑啼如小兒博母歡母輒莞然憶在諸暨時母病危姊習聞刲肱療親事忽偕小婢至別室顧倉卒無利器乃授剃刀小婢自以右手引袂袒左肱刀鋒頓急不得入肉姊怒婢怯弱乃奪刀自剜之肉片落血涔涔然小婢手顫口噤無人色而姊自若乃拔肉雜藥進私不使母聞母病良已後小婢洩之乃得其詳夫刲肱事先儒以其毀肌膚傷中道不甚與之然為人子者救親之誠迫於中而苦莫得其方幸有術焉可徼倖於萬一自甘為之不暇何暇權義理之當否而精誠之至天亦感焉猶謂非義理之正耶必斷斷然持中庸之說議其後亦傎甚矣乎因序姊詩而發其內行益見姊之才之所自來非苟然也

韻梅閣詩後序

烏乎姊死矣。何以詩爲。雖然姊之詩。姊之心存焉。吾悲姊之心不能自解。而欲存姊詩以存姊之心。姊之心存。吾悲亦少解乎。然則姊詩所以存。與吾所以存姊詩。其皆出於不得已乎。吾幼侍堂上。受好弄。塾師皆中表。亦縱之不加訶。姊顧時督教之。至十歲學詩。於聲律正變。懵然未得要領。姊穎悟善入。有所得。輒授之。及吾年稍長。詩亦稍工。奉侍之暇。與唱和。甚懽也。憶甲辰冬。家君奉諱歸里。由杭州乘舳艫下大江須臾光景忽變。巨浪騰涌。船掀簸江心。如游龍出沒。莫躡其蹤。時舟子號江神求救家人亦反側不得安。嘔者仆者伏枕者。皆惨懔無人色。而吾獨與姊意氣彌奮。忽起賦詩。詩成又相與諷之。聲嗚嗚然與風浪相吞吐。固自謂一時快意事哉。庚戌秋姊擬鋟其本屬予序。未及爲而姊徂。今始取詩付梓。爲識數語於從前序姊所書。故不忍易。仍弁諸首。烏乎。吾今而復序姊詩也悲夫。

與徐公可論治寇書

公可三兄足下。人還得手畢。並承惠舊書四種。謝謝。弟近好爲古文。竊以爲尊乎文者。厚明理以致用。不爾。上者高談心性。其次矜考據。攻詞章。雖詣各有所極。要皆得謂之空言已。故慨然有經世之志。側聞寇氛日張。幾莫能支。夫承平且二百餘年。賦斂不滿萬。而橫行而前。所當輒靡。無有折其銳者。抑何勢之暴熱天下之亂未有不

始於州縣。若今日州縣。責重而權又輕。而所簡吏。率循文法。時務漫不之嘗省。以無用之學。而居甚重且輕之任。養癰決疽。毒極而發。其發必自州縣始。縣亂且及府。府亂且及省。省亂則流毒蔓延。勢所必至。侯朝宗有言。必察知致盜之源。然後可收弭盜之效。治盜在兵。而不專繫兵。果所在得賢守令。行堅壁清野之法。區區賊不足平也。今當事不知責成地方官。又兵不窮寇。徒施施然尾賊後。賊常為主。我常為客。勞逸異形。我不能用兵。而反為賊用矣。言之令人氣塞。憶客山陰縣時。與足下同游小雲棲。舟中縱論天下事。慷慨泣下。項尊公駐海昌。高車枉過。皇恐報謁長者。前格格不敢吐。而喉輒茹鯁。胸中宿物。須盡泄之乃快。走筆書所見以質足下。有心人幸不以為狂且謬。書生喜談兵。固是通病。然就使言而中。徒言何益焉乎。大地茫茫。可與言此者幾人也。願與足下勉之。

卷二十八

羅澤南字仲岳號羅山湖南湘鄉人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歷官至甯紹台道殉難賜謚忠節有羅山遺集

舒燾 字伯魯湖南漵浦人夢齡子捐納為戶部郎中有綠倚軒文鈔

與曾節帥論東南戰守形勢書　　羅澤南

竊嘗統籌天下之大局。黃河北條之水也。秦晉燕趙之險憑之。大江南條之水也。巴蜀荊襄徐揚之險憑之。河水渾濁。操舟維艱。長江數千里。一帆可以上下。故東南爭戰。必恃水陸之兼濟。大江之要害有四。一曰荊州。蜀江初出峽之水也。荊州不守。則西可以窺蜀。南可以襲常澧。一曰岳州。沅湘洞庭之水由之以匯大江者也。岳州不守。可因之以犯長沙。窺衡嶽。而通嶺外之寇。一曰武昌。江漢之所由合者也。荊岳諸州倚之為鎖鑰。而湖漢水而上。即能犯湖北之襄鄖。陝西之漢中。度南棧可以爭劍閣。踰北棧可以據陳倉。秦蜀奥區。悉為震動。一曰九江。大江東流。彭蠡入之。南昌之門戶也。西踰湘南。東犯閩浙。在在可通。此皆自古用武之國。智謀之士。所必爭焉者也。至於皖城江表重鎮。為都金陵所必重。而非長江險要之地。建業龍盤虎踞。古稱天險。而地居下流。勢尤不足以控西北。荊岳鄂潯。非其所有。遂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六朝偏安江左。其安危恆係於荊襄。有宋南渡諸臣。日以爭江夏爭荊襄為事。故得偷安於臨安。元伯顏一入襄陽。下武昌。南宋不能復支。以成建瓴之勢故也。粵匪倡亂之始。不過桂林一隅耳。無與於長江之險也。程制軍防堵衡永。不能以兩湖之

全力守嶺表之險要。致賊踰嶺而北。陷道州。陷郴桂。逼圍長沙。我師力守。得保省城
賊遂迂道而破岳州。破武昌。破九江。破皖城。僭號金陵。當其時賊勢初成。羽毛未豐。
利金陵之富侈。饜一己之貪求。自岳而鄂而潯。皆得之而不守。使收武漢之餘燼。據
上游以自固。居高臨下。亦無難制賊之命。當時封疆大臣。亦無有計及此者。賊得金
陵之後。遂日以上犯潯鄂為事。咸豐三年夏。奪九江而薄江省。江中丞進援江西。賊
不得志章門。因而上窺武漢。浸假而據漢濱之德安矣。浸假而上據岳州矣。浸假而
逼長沙。迂道以據湘潭矣。由是而湖南之常德澧州。相繼胥溺。湖北之荊州。亦為賊
所擾。長江之險。盡為賊有。東南大局。幾有不可支者。賴麾下提師湘南。操水軍以肅
清江面為要著。湘潭一戰。賊鋒始折。因而復常德。復澧州。進攻岳州。賊勢大挫。武昌
之久為賊踞者。亦得以一鼓下之。嗣是而大冶而興國而蘄黃而廣濟而黃梅。轉戰
千里。所向無敵。長江之險。幾復盡為我有。賊之所保者。僅九江一孤注耳。勝負無常。
變生不測。水師攻破九江。賊船下泊湖口。以阻江西內湖之戰艦。曾為賊虜者。使之
不得出大江。湖口賊卡既破。小舟駛入彭蠡。畢賊舟而盡焚之。我軍巨艦之在江西
者。反兩為賊所火。陸師由蘄黃而南者。亦頓於潯城。與之相持不下。楊制軍不來我
師克復武漢。力圖善後。以備不虞。不自揣量。率請以攻勦北路是任。致賊復襲廣濟。

臨黃梅。武昌漢陽。又為賊所踰隘。東南大局。於是為之一變。今官軍所能力持者。獨有潯江一險耳。九江雖為賊踞。陸師之圍之者。賊不敢攖其鋒。湖口雖為賊守。水師之在南康者。賊屢為其所敗。潯城逼近金陵。兼能牽制武昌。故賊深以為憂。必欲從而爭之。犯弋陽。擾廣信。且欲從信水以下彭蠡。而抄我師之右矣。據義甯。守梅嶺。且欲從修水以下彭蠡。而抄我師之左矣。幸賴麾下指示方略。澤南因以獲捷於其間。江右東西兩路。俱為安輯。九江門戶益固。賊不得逞意於武昌。兼以湖南之水師。堵於金口。官制軍之陸師。已及德安。武昌雖為賊據。當有不難撲滅者。特以湖北之崇陽興國通城通山。羣盜如毛。蠶食之心。無有饜足。崇通之賊不除。江西之義甯武甯。湖南之平江臨湘巴陵。終無安枕之日。是以欲制九江之命。未有不從武漢而下。解武昌之圍。未有不從崇通而入者。為今之計。惟有率南康之水師。與圍潯城之陸師。合力以攻湖口。橫踞大江。以截戰船之上下。更選勁旅。掃通城通山崇陽興國之賊。悉其種類而殲除之。則江西湖南兩省之邊患。可以漸紓。然後乘勝以下咸甯。出江夏。與湖南駐泊金口之水師。相為聯絡。以攻鄂渚。復漢口。是不惟荊岳可固。即九江殘孽。亦將不攻而自下。蓋賊欲保金陵。必得鄂渚。而後無西顧之憂。我師欲復金陵。亦必先收鄂渚。而後成建瓴之勢。南條既清。北條自固。國手下棋。必爭先著。形勢所

在固有不待瓏著而後決者。澤南奉委從戎。力小任重。夙夜祗懼。常自恐其有失。然苟有可以効力之處。雖備極艱險而不辭。儻不遺葑菲。欲俾以勦崇通援武漢之重任。則願益以千人。以厚其勢。予以數月之餉。以儲其糧。雖自知其不才。亦願枕戈嘗膽以從事其間。以殲此一隅之羣醜。成敗利鈍。古人亦難逆睹。澤南亦惟盡其事之所當為。與夫力之所能為者。以不負委任之至意而已。

與曾節帥論分援江西機宜書

二月二十三日。接到手書。知吉安失守。武甯城又為賊分股所破。又知翼賊已至臨江。分支上擾贛州。江西之事。一何糜爛至此。讀之心痛。章門兵勇猶多。竟無一得力者。來札調湘勇回援。理宜即日就道。以副懸望。而此間事勢。有不能遽行者。澤南到武昌。已逾三月。賊負嵎自固。久頓城下。既不能安江漢之生靈。又不能拯章門之炎厄。寸心思維。抱慚殊深。然以事勢論之。今歲之圍武昌。與去歲智亭軍門之圍九江。其勢不同。去歲圍九江。江面非我有也。北岸非我有也。即南岸東路之湖口。西路之興國瑞昌。皆非我有。無論潯城不能破。即破之。亦不過得一孤城。於大局無補。今歲之攻武昌。北岸為我有。南岸為我有。江面自沌口而上。皆為我有。其所未圍者。祗水路下游一面。而楊厚菴之水師。已料理下泊。現在賊糧將盡。勢日窮蹙。若得水陸俱

下。釜中之魚。必不能久生。湘勇遽然撤去。則潤之中丞之兵單。不能獨立於南岸。不特前功盡棄。其禍殆有不可知者。去歲武漢之賊。其初猶弱。自八月韋政上據所部皆賊中死黨。非有勁旅。不能制其命。洪山之路開。雖中丞之陸師。厚菴之水師。同駐金口。足以守此一綫。賊必如去秋故事。上犯咸甯蒲圻。以窺岳州。其禍不獨在湖北。即湖南亦將難以支持。楚中士民。惟恐湘勇之去。與江右之日望湘勇來者。殆無異情。況武漢天下樞紐。我與賊所必爭之地。垂成而急釋之。尤非策也。特江右東南腴腹。一有不虞。東西之閩浙。西北之兩湖。皆有唇齒之患。且南通兩粵。賊之詭計。每思由江西湖南以通粵中之氣。石黨之上贛州。實欲為此。不急圖維。則東南之禍。亦將不可勝詰。兩湖之人。祇知兩湖之宜守。謂湘勇不可遠行。江右諸公。祇計江右之多難。謂湘勇必當速援。此皆非通籌全局之論。潯南所部湘勇。自入楚後日益加多。合寶勇共計有七千二百之數。所以加至此者。冀武漢克復以後。可以南北兩路。夾江而下潯城也。頃已分派李迪菴之二千。劉峙衡之一千。移駐窯灣。其地去洪山約十里。聲息相通。距壇角以下江岸。祇二三里之遙。扼之可以斷賊青山陸路之糧。水師大船。俱已辦就。待東南風作。即便下燒。一炬而盡之。妙矣。即不能焚賊船。必下駛以避火。我船即隨之而下。與迪菴之陸師相為聯絡。或下樊口。或出田家鎮。賊水路之

糧亦斷。孤城定難久踞。如幸兩城頓破。則湘勇之援江西易易耳。即不然。將分迪菴峙衡之三千人。與寶勇之八百。由武昌攻大冶興國。各處之賊。皆不過數百。以此三千八百之勁旅驅之。殆如秋風之掃落葉。因乘此入江境。復武甯。以俟麾下之命。澤南湘勇。與中丞所派之勇一千四百人隨駐洪山者。共得四千八百人。仍駐洪山。與賊相支。天假之緣。武漢克復。即借水師下潯城。與大營會。即一時不能得手。亦必與此城相終始。如此行之。兩面可以兼顧。迪菴能戰能守。峙衡亦驍將。於湘營為極得力者。寶勇亦勁旅。以之入江西。合梧岡與印渠之師。必能有成。今日與中丞商定。早籌行糧。俟水師一炬。即使啟行。大約來江之期。在三月中也。左季高信言湖南境內無賊。劉印渠四千餘人。從醴陵入萍鄉。蕭啟江楊寶峰所部。皆歸印渠統轄。此際想已復袁州。可與梧岡夾攻臨江。方今 主德聖明。天年屢豐。民心恨賊。盡入骨髓。而我軍之氣。未嘗稍散。此等醜類。定就銷滅。或者斯民之劫數未盡。故稍緩時日耳。天下之事。在乎人為。決不可以一時之波瀾。遂自灰其壯志也。

與曾節帥論進攻湖口利病書

今日之患。不在湖口之難復。而在湖口之難守。賊上踞武漢。下踞金陵。相為犄角。吾出湖口之後。欲攻武漢。則慮小孤賊船乘於下。欲攻安慶。則慮武漢賊船尾於上。且

湖口逼近江西為賊必爭之地得湖口必分兵以守與賊相持於無已非長策也為今之計惟以復武漢為要著武漢復則從北路以攻蘄黃下小池口金口之水師相聯而下以斷賊之糧道內湖之水師從而會合之然後以一軍擣江之南以一軍控江之北顧兹小醜尚能久居此邪計不出此徒為爭湖口爭九江之謀是不過徒為江西固門戶也今日之禍天下之大變也東征西討無非以安天下為事勤廣餉為東征故即勤義甯亦無非為東征故況勤義甯可乘之以下武漢於東征大計尤為有益乎澤南才力不足難以肩此重任事權不屬又恐為他人掣肘力小任重自知最深請麾下即為布置另擇一人以統湖內之水師澤南請先以義甯自效克復義甯即請隨同麾下進征武漢斯為上策至於南康之水師不可無陸營以護衛之酌留何營與為聯絡由義甯以趨武漢湘勇尚嫌太單必更與以一營其勢乃壯皆乞酌定以決行止

與劉孟容論水陸各分兩軍進攻書

別後思念殊深接來諭滌帥到豫章官紳備極慇懃應付軍餉深以為慰水師陷入內湖我師之不幸也一綫生機即自此動向使彭蠡賊船不為盡焚逆帆得以往來其間北路之賊又復紛竄武漢潯陽一軍進退維谷禍兮福所伏焉知非天欲居厲

此軍。抑其躁進之心。養其久疲之力。為將來大舉地步耶。承屬勁率舟勇。振厲士氣。以關好議論者之口。竊意我軍自岳州而下。轉戰千里。所向克捷。一渡潯江。諸軍皆鈍。意者人事有未盡。天命有不祐與。君子行事。求盡其在己者而已。賊勢猖獗。中原鼎沸。生民困苦。莫可名狀。身在事中者。正宜深自引咎。枕戈嘗膽。日以抒生靈之禍為念。謀之其臧。事雖不濟。此心自可以無疚。謀之不臧。即僥倖成功。浪得流俗之美譽。終不能無愧於其心。一時之譏刺何定。千秋之公論自存。悠悠之口。又何必遽箝之而遽闢之也哉。至於剿賊之策。澤南前致書滌帥。議陸師則江南一軍。江北一軍。水師則湖口一營。江西一營。相與分擊夾攻。滌帥以為然。第為此舉。非三四月所能猝辦。當今之時。不患無勇。患無餉。不患無餉。患無辦事之人。有其人。天下之財源雖涸。未始不可以徐圖。而勇則易集者也。鄙意滌師宜先於陸路中。擇老成持重而兼英毅之資。可以獨當一面者二人。付以事權。一令其帶久戰之師二三千人歸湖南。更招四五千人益之。自岳州渡江而下漢陽。以搗漢口。湖南所練之水師。與為聯絡歸其節制。漢口破。即由蘄黃下安慶。以攻北岸。湖南四川陝西餉項。任其支撥。以專責任。不濟則治其罪。一令其帶現在潯陽四五千人。更招二三千人益之。暫駐潯陽。日事推演。牽制賊之大股。不得盡竄楚境。且以固江西之門戶。待彭蠡水師一出湖

口相與併力以攻潯城潯城下即渡湖口出彭澤要蕪湖以定南岸南北兩軍各自為戰待其可合而後合之如是在南者不憂北岸之無人在北者不憂南岸之空虛彼此相資前後相應區區小醜不難殄滅計不出此徒於一路求勝終不能濟往事可以鑒矣辦天下之大事者不可畏難畏難則苟且而不進不可欲速欲速則急遽而無序統籌全局奮迅以圖之從容以應之事雖難未有不可以辦就者賊在城上語官軍曰汝祇有此一路耳若有兩路吾亦不打江山矣此言實為中肯為今之計固無有出此之右者也芻蕘之言未知有可採否久居潯陽鬱鬱不自得練勇之暇即覽周易於進退消長之理頗有所得古人於憂患時作之吾人於憂患時讀之愈親切而有味也因本義以卦變之說釋彖傳上下往來字義似非作易本指妄以管見附於其末未知足備一說否寄呈一編祈吾弟與滌帥鑒定之不宣

答高旭堂書

前辱手書具悉愛我厚意且以僕前日所論可備采擇更詢芻蕘以藥舊習是可見旭堂之虛懷益可見旭堂之進境也吾人用功以治心為要心也者帥也耳目口體卒徒也帥強則士卒用命指揮無不如意帥弱則士卒驕悍肆出而不可制是故人不能正其心則耳目口體無不足為心害雖然心立矣耳目口體皆欲其退而聽命

矣。養之不得其道。則亦無以祛其欲而全其天。何哉。大道之蘊。至深至微。得其粗必窮其精。得其表必窮其裏。偶然涉獵。遂謂會其旨要。此中之奧妙。不復為之詳察。是雖日取數十卷讀之。亦無所得於其心。及見之行事。未有能縝密者。此其心粗也。聖域賢關。非一蹴所能幾及。必持之以恆久。需之以時日。寸累尺積。從容涵泳。而後可底於成。以遠大之功程。遽期效於旦夕。不復循序漸進。以次臻於高明之域。則行遠不能自邇。登高不能自卑。躐等之弊生。助長之病起矣。此其心躁也。一心之微。天下之理無不具。必擴其度量。廣集眾善。如大海然。納之以百川。而莫見其盈也。如深谷然。投之以眾物。而莫見其滿也。參考眾說。以求至善之所在。始足以盡吾心而知吾性。故謙則受益。滿必招損。使執一說而眾說遂有不能入。偏立一見。而他人之見遂有所不能受。必至師心自用。滯於一隅。而莫能匯大道之全矣。此其心隘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為聖為賢。祇盡一己分內事。惟學成德立。出吾言以發斯世之聾瞶。古聖人著書立說。以明道也。非以爭名也。纔窺宮牆。即思垂著述於後世。是皆外面起見。用功雖超乎流俗。立心實中於功利矣。且立言必先知言。格致未深。遽思編集眾說。針灸膚流。何異乳兒舌囂。思論天下大事哉。此其心雜也。粗則不能精其心以窮一己之理。躁則不能永其心以竟一己之功。隘則不能宏其心以集一己之善。雜則

不能一其心以復一己之性。況乎其進銳者其退必速。始恃其壯往之氣。思欲成功於一時。久無所獲。則必厭棄而不肯進。而耳目口體。無不投閒抵隙。以為一心之害。是粗心躁心臨心雜心不去。而怠心又因是而生矣。如軍令嚴肅。士卒畏威。而大將暴虐。終不足以服其心。必至於離德解體。軍令有所不能行者。旭堂以穎悟之資。兼果敢之力。實吾輩所深畏。特覩理或粗。求效或躁。取善或臨。用心或雜。如吾前所云云者。今自知其為痼疾。廣搜藥石以醫之。則有不難起沈痾於一朝者。旭堂勉乎哉。格致者。所以窮此心之理。誠意正心。乃工夫下手處也。修齊治平。根於心而次第以施之者也。精其心。而於事物之理。無不欲其窮。永其心。而於道德之功。無不欲其竟。宏其心。而於天下之益。無不欲其集。一其心。而於天命之性。無不欲其復。發憤以修其業。從容以俟其成。夫如是。吾之心日擴。吾之力日固。怠心不生。道心彌存。斯可以祛吾欲而全吾天。以造聖賢之閫域矣。旭堂勉乎哉。夫知病不難也。知病而能求藥為難。余受病最深。何能醫君之病。然先聖先賢之書具在。無不可案證以求方也。古人謂人主用兵。不難於將兵。而難於將將。吾人進德。不難於應事。而難於養心。心得其養。又何疾之不可除。何病之不可醫乎。旭堂勉乎哉。今叔雲亭先生江右之行。果否。想家政日多。此際亦難驟往。以今叔天懷之沈靜。識見之高明。立品之清潔。深足

為旭堂藥石。使得日侍其側。親聆訓誨。吾知旭堂之受益。必有無窮者。別情縷縷。言不盡意。

糞叟傳

糞叟者。不記其姓氏。其先世仕於周為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周公采其術。著於周禮。其後有為上農夫者。戰國時諸侯去其籍。遂不顯。子孫皆能世其業。叟素黠慧能含忍。少時即自食其力。講求治糞之術日益精。其具有畚有帚有杓有甕。其地有廁有池有溝有窖。有磚房土室茅廠。糞有人溲禽溲獸溲。出自人者曰大。獸之類不一。若牛若羊若豕犬。若麋鹿狟狐。有所別。若者宜於禾。若者宜於麥。若者宜於麻。若者宜於圃瓜果。又煮其骨汁浸種以投合地氣。瘠者可使之肥。惡者可使之美。雜腐草敗葉。用泥緼釀之。經數月以成。有火糞。掘土合薪以燎之。貯其灰。凡收拾積聚。罔不有法。叟性不事修飾。屋數椽。僅以蔽風雨。堂屋廚階皆糞器。飲食與之俱。往來交際其家者習為常。鮮潔已進者。習勤苦。朝夕拮据。不憚勞瘁。有所利。雖數百里求之不辭。弗獲則百計經營。卑躬屈節。必欲其得而後已。當長夏盛暑時。熱氣蒸鬱。腥臭不可耐。其蟲曰蠕曰蛣蜣。終日飛緣牖戶間。且多蚊。嚙人輒紅腫。至有為所傷而死者。叟坐立其間。覩望周章。色嘻嘻以為樂。家人呼之食。不遽往。或諷之。曰。吾固所利

於此也。舍是，終身貧且賤矣。人得其糞以施於田園，無不利。爭售之，巨室日聞其名。家以是致富。得復草人職，丞相某議興水利於西北，將試用，因其議中阻，不果行。子孫在官者，祿皆有差。人有求其術者，秘勿宣，惟傍談其事以語人。人稱為糞叟云。德馨子曰：百畝之糞，固農夫所利賴者。叟以此致富貴，而不自計其穢，苦矣哉。

羅山記

余之居在湘鄉縣百里外之羅山。群峯鉤連，四面羅列，故名曰羅山。山之勢自西來，最大者曰黃龍山。橫亙數十里，曲屈變化，矯若游龍。能興雨，山脊盤繞北下，雙髻挺峙突兀，雲端日光射之，紫色奪目者，荊紫峯也。上有寺，最幽邃。其西北一峯獨秀者，曰顏子嶺。橫列若屏者，曰龍破石，皆雄偉特立，無柔媚態。桃林一山，峙其北山之麓，羅山諸溪之水匯之，夾岸多桃樹。此西北諸峯之美者也。由黃龍逆折而南，岡巒伏起，蜿峙於西南者，曰石屋嶺。上有洞，洞中有牀有竈，下有泉，相傳為昔人修鍊之所。南為蕉芭嶺，又折為天使嶺。視石屋蕉芭尤高，縹緲雲端，如天使下降。其下多奇石異巖，不可紀。循是而鐘鼓嶺，而棗車嶺，而仙峨山，連亙東南隅，悉種竹，煙雲繚繞，翠色參天。忽而奇峯迭起，高與天使埒，而大過之，與荊紫峯對峙於東南表者，為九峯山。黃龍南折至此，皆衡山餘脈也。自此一支東趨祝融，一支東北趨歷城，澗為雙峯

屹立水濱。與桃林山會。為羅山門戶。周約百餘里。中徑五六十里。居其中望之。如城如垣如藩籬。如旌旗繞侍。如臣僚笏立。無一處有稍缺者。其聳立於山之中者。曰筆山。曰觀音山。曰古牛峯。三山並立。端凝莊重。余之居在其下。其餘諸小山。縱橫交錯。如相揖拜於宮殿之內。其間多良田宜稻。圃宜菽宜瓜蔬宜麻。山之材宜松宜杉宜桐宜梓宜竹箭。禽多黃鸝鷺鳥。人多淳樸。水最清。匯而成川。濴洄奔赴。由雙峯下而出。夫山川之流峙。天地自然之結構也。人於修業之暇。時相與眺覽之。最足以滌塵垢。宣壅鬱。以條達其廣大高明之氣。是山據湘之上游。旁礴鬱積。其巍然於外也。萬仞壁立。高不可踰。其閟然於中也。寬平舒泰。無一物凝滯。搜之不能得其閒窺之不能盡其藏。其殆有類於有道者與。衡嶽在山之東不百里。七十二峯。蒼蒼鬱鬱。山之西有龍山。其高亦不讓於嶽。嘗登高處望之。又若重翼於外。成為一家者然也。

惜字鑪記

近日好善之士。樂修惜字鑪。所過名區。皆石閣挺立。濃煙郁馥。足見一時崇文之盛。余謂習字之義至無窮也。科斗篆隸。字之文也。仁義禮智。字中所載之理。人惜其文而不忍委諸地。尤當惜其理而不敢忘諸心。古聖賢嘉言懿行。微義與旨。莫不載在典籍。紀諸編冊。讀其文者。自宜身體而力行之。以不負其所訓。見孝子之書。則思報

之所以事父母。見忠臣之書。則思我之所以報君國。植綱常。扶名教。正品行。厚風俗。凡有關於世道人心。無不為之維持。斯其所惜者大。而其所修者宏。非徒以敬惜字紙遂可告無罪於斯文也。惟愛其道因愛其文。故於斷簡殘編。蠹册牘墨。不忍令其糊之窗壁。墜於泥塗。兢兢焉建鑪以焚之。以見文字之所係者。為匪淺鮮故耳。世之誦虞夏之典。覽孔孟之籍。弄筆墨。邀利達。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名節所在。罔知愛惜。羞其行者。共歎為斯文之掃地。覩字鑪之建。應亦有所惕然於心也已。余族某以好善為心。欲自勉其所行。勸族衆捐金修鑪於女子橋之側。余因舉是說以告之。共嘉余言之是。且欲書之以勒諸石也。謹錄所見。質之當世之敬惜字紙者。

重修叉魚亭記

癸丑歲暮。余與李子續賓平永興土寇。駐師郴州。過城北叉魚池。乃唐昌黎伯韓公貶謫陽山令。量移而北。待命郴州。招張員外叉魚處。道光間。州牧曾公鈺構亭其上。為堂三楹以祀公。駐馬視之。欄榭門楹。無一存者。詢之土人。知去秋為粵寇所燬。兵燹之餘。荒涼滿目。因偕李君出金修之。以復其舊。公之貶陽山也。或以為論宮市。或以為論關中為天下根本。小人媒孽其短。鬱適茲土。後之人莫不為公悲。余謂天下之禍亂。憂之者君子。釀之者小人。君子思患預防。苟有謀猷。入告我后。小人則從

而排之摘之。使不得竟其詆謗張為幻。變亂是非而不顧。公有唐一代偉人。骨鯁之性。死生弗渝。使當日用其言。公之所欲建白朝廷。為天下生民計者。必盡形諸奏牘。以制治未亂。譏讒頻加。待罪萬里。匪惟公之志沮。天下忠蓋之士。莫不為之結舌。朝野大政。隤壞冥冥之中。遂有不可勝計者。唐之末造。黃巢以一匹夫倡亂海瀕。度嶺表。下潭州。塗炭中原。禍延關中。李唐之祚。不絕如縷。是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是觀之。小人之為害君子者。浸流禍天下者大。撫今追昔。有不勝為之太息痛憾者也。公待命郴州。不過偶爾駐迹耳。而其又魚亦一時遭興之所為無足異千載而下。猶從而臺榭之。歌詠之。萋兮菲兮。成是貝錦。究何損於君子之大也哉。余方巡師永桂。不及待其工之竣。董是役者。湘鄉李子□□蕭子□□郴州曾子紀龍也。咸豐三年癸丑除日。

蕭處士墓表

善化蕭氏有隱君子曰仲虎。諱寅顯。郡學生。曾祖正煜。祖文載。父衡嶽。皆不仕。先生生而穎異。為文落落有奇氣。弱冠時。豪放自若。務為倜儻可喜事。瀏陽朱眘甫先生文炑見而奇之。勉以學。由是折節讀書。於先儒諸集。罔不研究。尤殫心於易。反復經傳。深思力索。務究厥旨。嘗言古今注易家。其不合於經者。皆由不細讀孔氏傳易之

故因以所得著易象闡微六卷自成一家言晚年識益進有所見輒易其稿有謀以付梓者先生弗之許意有待也家貧授徒自給以不樂為科舉業不事進取視塵世軒冕泊如也嚴取與進退之辨士大夫不以禮不能得其一見然待人平易與論學及談當世務亹亹不倦固非無意於世者行成而不耀言立而不章吾嘗傷之以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九病革輾然謂友人曰吾至此此心無一事矣是殆有得於易之消長之理者與葬長沙縣河西都泉塘衝先塋下與弟篤修德揚合冢娶瞿氏撫弟篤修之子庸選為嗣女一適李澤南親先生最久懼其人之行誼與其書湮沒而不傳偕諸同志表其墓以俟知者

殤姪殤子哀辭

乙未夏大旱余院試不售歸步行數百里所過之處禾黍皆荒閏六月十九夜抵家見父問安否聞哭聲父曰庚兒疫甚殆庚兒者吾兄之子也父哭余亦哭少頃妻起入室視之若無所見者問之曰某日失明究其由不言又問兒睡否又不言出而問父父亦不言妻哭聲自室中出矣始知吾兒以前六月十三日殀也余哭父亦哭是時猶不暇為兒泣急為救生計家中錢米俱罄鄰舍避疫出借貸醫藥皆親往二十四日姪死是時又不暇為兒與姪哭父以孫死故憤甚憊余益懼幸免疾不數日妻

疫作幾殆。歷十餘日漸痊。始憶兒與姪之死而哭之。然又不僅為兒與姪哭者。憶自甲申冬完娶。家中大小共十三人。越明年母喪。又明年兄與嫂喪。又明年兄之女喪。不三年。死者四人。戊子夏。余始生子。後又生一子。皆穎秀。自謂可昌吾門。接先祖以庚寅終。長兒次兒。皆以壬辰春亡。踰年妹死。不三年。死者又四人。去年三兒生。余已不敢必其能長命也。然猶自幸曰。兄雖死有子。吾又生子。或可以承先人祀。方以家貧不能遂姪讀書為憂。孰意兒與姪二人又相繼而夭殤。烏乎痛哉。十年之中。前後死者計十人。存者僅六人。此六人之中。吾妹與兄之長女皆適人。弟客他郡。亦不知其何如。在家者惟三人。父年已邁。妻則耳目不能視聽。病不休。余週年亦多疾。腰背酸痛。家貧不能購良醫以自治。此三人又如此。死者不可生。生者其長存乎。烏乎痛哉。是我之德薄。致兒與姪之夭也。命也。天也。理也。數也。俱有不可知者。烏乎痛哉。吾今日之哭者。其哭吾姪乎。抑哭吾兄與嫂之絕其祚乎。其哭吾兒之屢生不育乎。抑哭吾妻之喪其子喪其明乎。其哭吾弟客遊生死不可卜乎。抑哭吾父之年日邁不獲弄孫自樂乎。其哭旱既太甚。吾雖生而無以為生乎。抑哭天下之共被災氣。多不免於死乎。恍恍惚惚。迷迷離離。是血是淚。終莫能辨。烏乎痛哉。詞曰。

秋風颯颯兮。秋草其萎矣。吾不能承先人之祀兮。吾姪與兒遂此其長棄矣。他日黃泉

猶得見爾之嬉戲矣。魂兮魂兮。尚其余逝矣。又曰。秋風颯颯兮。秋日其斜矣。吾見其能承先人之祀兮。吾見吾姪。其再生於吾家矣。他日入廟。猶得薦我以旨嘉矣。魂兮魂兮。棄不我遐矣。

悔過銘并序

悔之為義大矣哉。人稟天地之性以生。日用倫常。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惟古之聖人。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始能無所偏倚。無所差謬。下此皆不免有過焉。白圭有玷。磨之則潔。衮職有闕。補之則完。惟視其能改與不改耳。改之則為忠孝為仁義。入於聖賢而不難。不改則為邪僻為兇惡。流於禽獸而不知。夫無心者過也。有心者惡也。無心而失之。復有心而遂之。則過日多而惡日集。惡大禍烈。噬臍何及。此悔之所以不可不早也。雖然。昨日有過。今日悔之。今日悔之而不能改。明日又將悔今日之過矣。無日不在悔中。復無日不在過中。其與不悔者相去幾何哉。某以愚柔之質。而不自加困勉之功。怠惰因循。莫克自振。俛仰愧怍。何以為人。作悔過銘以自警。銘曰。

不知而為之。其過猶微。知而為之。過將誰歸。縱欲梏性。任氣忘規。人雖不知。吾理已違。況乎鬼神之鑒察。人世之議論。尤顯著而難欺。嗟嗟。一言之失。駟不可追。一行之

失。藥不可醫。大丈夫行事。當皎然如白日青天。了無塵垢。何獨憧憧往來。不能慎之於先幾。誦聖賢之明訓。守父母之遺胝。懲其既往。救之將來。或庶幾其無大疵。

五韻表

邵漢勳

凡五韻之聲。萬有三千二百。五類以應五聲類。三部以應三統。支佳部宮類。黃鍾天統也。歌麻部宮類。太簇人統也。魚模部宮類。林鍾地統也。耕清青部商類。黃鍾天統也。陽唐庚部商類。太簇人統也。東冬鍾江部商類。林鍾地統也。侵以下諸部。東冬陽唐之附聲也。諄文欣魂痕部餘類。黃鍾天統也。元寒桓刪山仙部餘類。太簇人統也。真臻先部餘類。林鍾地統也。蒸登部徵類。黃鍾天統也。脂微齊皆灰部徵類。太簇人統也。之咍部徵類。林鍾地統也。虞侯部羽類。黃鍾天統也。蕭宵肴豪部羽類。太簇人統也。尤幽部羽類。林鍾地統也。部八等以八風。內言開口也。外言合口也。內有正隅。外亦有正隅。正隅皆有洪細。是謂八等。內洪。南也。內細。東也。外洪。北也。外細。西也。正以應正隅以應隅。等有二十二音。而出之以八體以應八音。喉二深喉淺喉革也。喉外三今謂之牙音金也。齶內三今謂之舌頭石也。舌二隆舌洼舌木也。齒三竹也。齒縫三絲也。重唇三土也。輕唇三匏也。革木一聲。故喉舌不具三音。音五聲。上宮也。陰商也。陽餘也。去徵也。入羽也。凡在覆載之內。秉類肖形。八體苟具。無不能濆也。萬有三千二百聲者。調其八體。尸之以心。伺之以耳。無不諧矣。

廣韻表序

音學不傳久矣。昔李登作聲類。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予暇日采詩易楚詞漢賦之音。分別為十五部。每三部為一類。以合李登之旨。廣韻以等分韻。有內外四等為八等。予綜校諸韻。以反切下一字。定其界限。而二百六韻之等可知。沈約作四聲。以宮商為平聲。是本有五聲也。後人不悟。謂祇四聲。誤矣。勝代方以智謂陰平為空聲。陽平為堂聲。理雖當而名創。若欲從省。謂為陰陽上去入可也。三十六母。本神珙守溫所作。萬寰表其人在元和以後。其字母重複。邵雍取二十五。方以智取二十一。戴震亦取二十。予以廣韻校之。取二十二。具茲四濾。而韻之道於是乎備。近世言音韻者。歧而為三。一曰古音。二曰唐韻。三曰等韻。夫稽其理則一。尋其迹則三。等韻之攝。即古音之聲類也。等韻之字母。即唐韻之字紐也。等韻之開闔齊撮。即唐韻之八等也。唐韻之八等。即古人之內言外言也。唐韻之字紐。即古人之雙聲。亦即未然之反語也。唐韻之四聲。即古人之長言短言也。此其理之一而同也。若字隨時而異讀。音與世而俱亡。此其迹之三而異也。然十六攝不如五類之該。開闔齊撮不如八音之詳。四聲不如五聲之明。三十六母不如字紐之當。則今人不及古人也。

送方子白序

勤處於資水之隈。受先人詩書之業。更涉文史。貧而且賤。鄉閭之士。厭詩書之可以

貧賤人也。非毀訽厲。痛以爲戒。不齒於倫類。幸一二先生長者。愛而護之。且譽之。於是武昌有方子白者。過聽先生長者之言。謂勳頗有數涉。不慕榮利。而過信之。又或謂勳與冠垢服。亦過信焉。而相放效之。吁。勳直貧而無帛。不能製冠而冠其與者耳。勳直貧而無常具。薪水不克澣濯煩擱。而衣其垢者耳。勳直日與田夫野老相對。而無須乎黼黻文繡。而安其與冠垢服者耳。謂勳必與冠而屛其袍。必垢服而屛其麗。勳又何暇而為此。而子白遂相放效。噫。子白過矣。抑子白何慕勳至如是哉。雖然勳初特聞子白此事。而未見子白其人也。謂天下未必遂有愛勳如是其甚者。及勳之至於新康也。子白見勳稍後則自怨。見勳文稍後則又自怨。嗚乎。子白果何見而重愛勳若是哉。勳感子白。且有愧於子白矣。居無幾。子白又將別勳而去。欲得勳言以爲重。烏乎。勳上不能及　聖明之世。自致於高爵崇祿。以建立於天下。使後世之言我　朝名臣盛德者。必首舉其人。其次不能闡揚先聖之絕業。發其微。表其奥。絕俗儒拘牽淺陋。而自造於深明暢達。如古所云立言者也。最下又不能恂恂重厚。守膚淺之見。作波靡之人。斆務其博而不求其精。識隨於俗而不求其當。取容於天下。使天下共稱爲碩士。徒日與傖荒爲等伍。勳且不能自重於天下。子白又安能因勳以爲重哉。抑又有言。子白不能自表著於天下後世。使後世之人。檢國史中無子

白之姓名。傳記中無子白之姓名。下及稗官名志。亦皆無子白之姓名。動即能自重於天下後世。後世之人。必以單詞片證。不敢遽信動之言。方且謂動之言。不過為一時好事交遊。勉強應酬之作耳。不然。何以此人屢見於動之言。而諸人皆不言也。子白其無徒恃動之言以為重哉。然以子白天姿之敏。春秋之富。而又能知流俗之非。以思自振於一時。其必不闇汶於山陬海澨。汩沒於宦游名利可知矣。則子白之自振也易。而動以庸瑣求自重於天下後世。其亦難矣。雖然。願與子白同勉之。

春秋目論跋

今之讀經者。尚考据則薄議論。崇議論則非考据。兩者相成也。而以相毀。平心而言。不考据無以喻古人之文章。不議論無以達古人之神指。考据者初學之基。議論者大成之候。其始終淺深。居可知也。如其絕口不議論。遐傳記所載人倫之變。事關君父。難可猝處者。亦漠然而不問。其可哉。夫學也者。學之於古而欲行之於身者也。世儒徒屑屑於篇章字句。而大義屢乖。假使其身不幸而當難處之會。其隨時俯仰而自陷於不忠不孝乎。抑亦思善處之方乎。苟思善處之方。則平時之議論宜豫矣。曾子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吾甯舍世儒從曾子也。

九章書後

郢未拔也。而可曰東門蕪而夏爲丘乎。陳未遷也。而可定其行以仲春甲日乎。由是言之。屈子及見白起之事明矣。但史傳不言。敭者不敢質也。蓋屈子當懷王之世而放矣。放而又仕。當頃襄之世又放矣。放既三年。猶吟於澤畔。則屈子非懟君而死明矣。非懟君而死。曷爲而死哉。敭者求之而不得。於是有屈子外傳王賜之死之說。噫。爲此說者。不讀九章者也。秦既拔郢。江南亦爲秦。屈子放於江南。安可不死哉。屈子之死。蓋以此也。予悼世人之不悟也。而以狹狷與懟被屈子。故發憤以明之。

致湘皋先生書

月之十七始到會城。即奉讀手諭。於校刊事宜。惓惓啟誨。惶感交并。一昨已盡出半溪所藏鈔槀諸種。備爲尋討。知而農先生書。於先生卒後未十年。虎止先生已梓行十餘種於湘西草堂。後適有匯江書室之刻。即往歲衡陽馬頤坡學博。詒先生之本。此刻似有十餘種。而此處惟有春秋世論。及四書稗疏。四書稗疏尚在先生行篋。聞卷端有船山著述總目。多至七八十種。不知是何等名號。懇爲撕下。以便勘閱總校。行述及家傳所列書目僅三十六種。而此處所收者又止十八種。今別紙錄呈。至若板片大小長短。字體肥瘠寬扁。行數字數。多寡悉依新刻日知錄。已交樣與剞工。惟款式尚有當議者數事。莊子楚詞。舊刻皆有評語。而而農先生之書評與注原是兩

本。今刻宜刪評一也。春秋家說上有評語。玩其語趣。似是石厓。即先生兄石子偕之否則艮厓洽仲。雖為妥洽。於例宜刪。二也。老子有虎止之纂注。莊子有虎止之增注。理宜并存。似當從舊式。而農之注。大字別行低格。虎止之注。小字雙行。分注正文之下。若是則周易之注。禮記之注。正蒙之注。宜一例用大字。三也。稗疏每則有標題。舊刻標題與正文不別行。但間一字。或致眉目不爽。宜依日知錄別行寫標題。四也。書中若不新附案語。則於小疵處。不冒揉正。未成全璧。若參酌加案語。則書義愈明矣。但曠日持久。須書頗多。實為繁重。如何定奪。王案語悉列吾丈名。循古人修書但舉事首之例。如唐人正義之標孔穎達。隋書之標魏徵耳。五也。四書訓義。當依虎止先生原本。先列經文。次朱注。次訓義。決不如高頭講章樣。但訓義既大字低格。而朱注亦大字低格。恐致不分。擬於朱注上。每節加集句章句字。亦不用墨圍。訓義上并不標訓義字。殊為瞭然。可否。六也。前題撰人名。舊頗參差。今一例題明衡陽王某而農著。但低二字。其有虎止先生注者。則下題男某虎止暨纂注增注。餘無者則空下半行。新校人書卷末。如此方大雅。可否。七也。字體點畫。悉依說文。亦頗不宜。當依廣韻玉篇。惟訓義及說文廣義。則用說文字耳。八也。廣韻玉篇。動未曾有此書。吾丈冐借否。又此書總名當曰船山遺書。或以為疑於張船山。然此船山在其前百餘年。不可避後而改前。

九也。其最前一行之題。似當倣古書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之例。上曰某書跋卷。下曰船山遺書跋。此式合否。十也。初夏寒氣乍除。伏冀順時珍練。為道自愛。不盡區區。道光二十年四月。

學藝齋記

勳既以學藝名齋。有過而請者曰。子當明道。奚以藝自卑也。勳曰。藝奚卑哉。僕方有愧於藝。學之而恐不至也。藝奚卑哉。夫人之性本於天而恆動。動必有所精。書也者藝也。動而精於書。則探賾。數也者藝也。動而精於數。則鉤微。御也者藝也。動而精於御。則致遠。射也者藝也。動而精於射。則宣威。禮也者藝也。動而精於禮。則檢束。樂也者藝也。動而精於樂。則情美。情美則其志章。檢束則其人莊。威宣則其身彊。遠致則其事行。微鉤則其計明。賾探則其言彰。故匪道則藝無從而生。匪藝則道無從而著。藝故以輔道而非外於道。況子所言者道。而子所問者非道也。高道而卑藝。藝故任受卑也。高非道而卑藝。藝不任受卑也。請者於是乃斂。勳又曰。無藝而求道。譬之無阯而牆。無基而堂。轂輻未樣。埏埴未兆。而求其無之用。以為備。茍浮而不至。虛而無有。猶朋腐。精則老。合乎俗。倍乎道。便乎己而得譽利早。是謂浮競之道。學藝者烏用斯為哉。請者乃退而走。勳亟命同志之友書之座右。

鄧雲渠先生傳

先生姓鄧氏。名顯鶴。字子振。雲渠其自號也。先世為江西泰和人。明中葉。從湖廣新化。遂為新化人。世有隱德。　聖祖康熙中。新化有還遺金鄧公者。即先生之曾祖元臣也。先生祖曰勝達。字維庭。為縣增廣生。贈鉅野知縣。考曰長智。字若愚。國子生。贈甯鄉訓導。先生天性孝友。少事里中宿儒張先生。誨以窮經植品。澹泊自守。遂守之以終身。初為學時。即一言一動。必依禮則。儕達者或戲呼為道學先生。先生弗顧也。先生母曰毛孺人。靖州訓導毛君學古之女也。嘗逆先生省父於靖州。瀕行自作授經圖。左手執經。右手持杖。以針刺指血濡其上。圖成以授先生曰。兒離吾左右。慎勿忘持杖詰誡時也。及至靖州。毛君留之使學。先生遂閉門晝夜勤學。夜分倦極。則展授經圖而泣。泣已。誦讀弗輟。以達於旦。如此者數年。學益進。遂於書無不窺。旁及陰陽卜筮之學。亦罔不研究。及　仁宗嘉慶初。先生之二親俱老。而家徒壁立。無以為養。遂於里中傳授生徒。資其脯脩。以易甘旨。雞鳴即起督課。晡後必歸省父母。歸則備述諸生一日課程。以承色笑。國子君晚患氣疾。遇寒即發。一日為諸生講已登坐發難矣。秋風微起。即輟講至家。徑取篋中衣。送國子君遊所。國子君曰。吾知兒必來也。有疾恆竟夕侍。國子君或勉自支。慰遣其就館。先生則篝鐙寢室戶外。屏息評

閱生徒課藝以遣暇。室中有轉側呻吟。未嘗不在側也。如是者十餘年。國子君及毛孺人相繼殂沒。先生偕弟湘皋先生顯鶴廬居墓旁。所畜犬夜常蹲伏廬外。廬中悲哭。犬亦狺狺作哭聲應之。小祥日。犬忽不食而死。人以為孝感所致。湘皋先生幼多疾。父母鍾愛絕憐之。先生常每夜焚香禱天。輒有減壽延齡分年與兄弟之語。及湘皋先生壯遊之時。客揚客薊客粵客皖經年。每一念至中夜不能寐。歸則昆弟三人團鑪達旦。其友愛蓋自性生也

今上道光初。湘皋先生客皖中。將自皖中赴都謁選。先生作聽雨圖以寄。並寓書。其略曰。吾弟此行以謁選入都也。老兄迂腐之見。誠恐吾弟或得縣令。既以遠宦鞅掌。不獲常聚。且徒以華侈溺子弟心。故常諄諄抑吾弟進取之志。吾弟亦唯唯從命。可謂恭矣。抵郡之日。即當向吏部遞呈投劾。以成吾兄弟偕隱之初志也。後又寓書。其略曰。吾弟幼即羸病。十五以下。四十以上。日日有可危之勢。其得存活至於今日者。實非始願所敢必也。今吾弟年已五十矣。精力漸衰。須髮亦白。實不敢更以吏事勞汝形。且汝負性戇直。豈能如世俗之事其上官者乎。況吾父母存時。不能謀薄祿以養。今日忍博美稽。豢養兒女輩乎。汝之兄久甘澹泊。固不望汝之纍纍多金。汝之婦荊布素安。亦不望汝之結駟連騎。而竊自享珈副之榮。汝之子若姪。正宜使之習勞苦知艱難。豈可即以甘肥輕煖。溺其心思。墮其

志氣然則全家久絕奢望各安貧賤吾弟何苦必獨以其身試於宦海乎昔東坡與潁濱拳拳於疇昔挑燈聽雨之約故其詩曰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今為弟葺小室於宅左顏曰聽雨山房老友歐陽磵東題之曰今湘皋有四方之志其久暫良不可知老兄須矣故山無恙慎勿忘此意哉語絕沈痛爰錄紙尾願吾弟再三歎讀也時桐城吳侍御賡枚見之歎服不已手書二通一寄其弟涪州知州庭輝一寄其子巴州州判孫琨且曰觀鄧氏兄弟之間而後人之為兄弟者勸其為時賢所推如此湘皋先生至都改就教諭大挑即得二等除甯鄉訓導蓋先生教也越數年新化教諭張君家瑞重先生學行欲舉先生優行以告先生先生陳書固辭張君得書知不可強遂不舉亦不更舉他人時學使為秀水汪公世楨試畢謂張君曰他學皆舉薦優行君獨不能得人邪張君以先生事告汪公為嗟歎久之又三年張君卒舉先生於學使岳公鎮南而先生不知也識者謂吾郡六學二百年來惟此事尚不失舉優行生之初制云永州猺逆之變湖以南郡縣騷動多結聚為剽掠皆以殺直過昂為辭時先生家居密詣里中有粟之家諭使平糶又召貧民陳諭禍福且告以富民無閉糶長直之事與之持錢各詣有粟者之家糶雖償果平眾情遂沮故先生里中獨亡剽掠之事先是里有神巫煽能禍福人或迎於家中庭架木為臺緞几凳

諸物。蟠旋成浮圖狀。巫媼乃升最上層。手持木偶。口囁嚅作符呪不可辨。衆婦女環伺其下。屛息轉側。以求神福。鄰里觀者如堵牆。第相誡勿使鄒先生知。先生聞之。即至其家。撤所為浮圖。巫媼遂持木偶。蹣跚而去。卒無以禍先生也。有鰥孝子者。家貧不娶。傭力以養其母。甘旨無缺。先生頻加餽遺不受。必親造其廬。慰藉而強之受。其卒也。為之擇地而葬。表其墓。并為作傳。其居鄉維持風俗類如此。自湘皋先生之官甯鄉也。先生居甯鄉學舍。居十二年而歸。歸一年而卒。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九日也。年六十又八。先生居甯鄉。日與湘皋先生。召兩邑中名雋之士。相與往來談義。暇則著書。故郡邑之士多宗尚之。先生著有春秋目論□卷。說詩識語□卷。文集□卷。又有史漢目論未成書。子瑶。拔貢生。琭。國子生。皆有儒術。

求治

戴棋

天下之治亂。人為之。非天為之也。天之生斯民也。未有不仁愛之而欲其常安全者。特世之亂也。雖天不欲亂。而望人有以定其亂。其卒無人焉定其亂也。則天亦無如之何焉爾。不然。何三代以前。世之亂從未有如後世之甚者哉。蓋亂之生也。非一日之故。及其成也。乃一成而不可變。故凡為君者。於亂之猶未成。其求治不可不急也。且天下之由亂而治也。創制之世。祖宗環視天下。其在外苟尚有强藩未服。巨寇未除。在内苟尚有亂賊未誅。權佞未去。法制苟尚有因仍前代之未盡善。則必為之思所以剗削誅鋤。因革損益之道。皇皇焉朝夕不暇。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磐石之固。使子孫可以世世遵守。而無復有倉卒意外之變。所不能豫定以明詔後世者。時易勢殊。所以補救之者當何如爾。及子孫席祖宗之業。守先代之法。數傳而後。國用廣而財賦空虛。風俗久而習尚偷薄。科目之制壞。而賢才屏棄。資格之弊重。而官吏因循。疆土愈蹙。民人愈衆。事變愈多。上下蒙蔽。文武恬嬉。亂形未著。而亂機已伏。而此時之為治者。猶循循然不求所以振作改易一切。因陋就簡。任其廢墜敗壞而不為之所。然後亂亡隨之。而天下乃不可為。嗚呼。此豈天為之也哉。治一郡一邑。與治天下大小不同。其為治亂一也。彼守令之不忠於國。而不切切於求治者。必以為吾子孫

不世為之。其有事。吾又未必尚在此也。故守令不求治。而郡縣有一日之慾。是他人後來者之憂爾。若天下將有事。為人君者。不及其身求天下之治。則非他人之憂。而子孫之憂也。夫有天下者。若之何而與子孫以憂乎。且子孫之能勝其憂與否。未可知也。而今之所謂可憂者。至於子孫。其愈久不愈甚乎。夫天下將有事。勢雖可憂。亦尚未至若禍亂已成者之甚。而已為苟安目前之計。設若身際其亂。如昔漢唐與宋中衰之世。其能晏然已乎。抑能不求所以為治乎。故愚以為當今之世。國用空虛。當求所以生財之道。而貨利必不可殖。風俗偷薄。當求所以善俗之本。而教化必不可無。賢才不出。當求所以興賢之要。而不可以徒尚科目。官吏不飭。當求所以任官之法。而不可以盡循資格。天子不敢一日忘天下之未治。而安於苟且。宰相大臣不敢一日幸天下之未亂。而務為粉飾。如此。則天下治矣。今夫人之有疾也。血氣已瘕。藥餌猶可治也。乃病者諱疾而忌醫。其初一藏之病已甚。久之而病脾者傳於肺焉。久之又傳於他藏焉。至於五藏皆病。而欲治之。斯亦後時而不可為矣。嗚呼。此扁鵲倉公之所為望而卻走。而謀國者所大忌也。

復趙季梅廣文辭舉孝廉方正書

董兆熊

比奉手教。知明年以 天子登極恩有 制科之舉。欲以賤姓名登諸薦牘。先為札致吾家研農徵君。託其料理。知己之感。萬無可報。竊以大科希遇。盛名難副。必得英偉奇傑之士。以應 隆平之運。萬不可以悠悠闒茸者當之。世之能膺是選者寡矣。若兆熊者。尤不足以玷清論之末也。兆熊五歲而孤。駸駸駒隙。犬馬之齒。四十有五。去先君見背之歲。已易四十寒暑矣。家貧落度。遷延未葬。昔者鄭延祚母死二十九年不葬。顏清臣劾之。終身不齒。余然兄弟十有三年。不葬其父。魏莊渠謂不可入學校之門。前事如此。雖有明罰。以兆熊方之。又踰年歲矣。二十以前。未能成立。駸尋而三十焉。駸尋而四十焉。雖其間節衣縮食。欲襄大事。卒以家累。因循怠惰。前歲母歿。曾營祖塋。謀安窀穸。適丁荒歉。又復不果。今欲盡斥書籍賣之。決於冬間相桑東之地。安親體魄。竟未知能成否也。夫何子平有故緩葬。猶以為情事未伸。天地間一罪人耳。而兆熊直以無好無能。拙於治生。致淹親匶。不為郊遂之移者幸矣。何敢望過情之饗哉。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兆熊幼秉母訓。咿嚘呫嗶哮蹴之食。心竊恥之。然以貧故。胡奴之米。有時而受。中間之俯仰隨人。數數矣。靜言思之。顏忸怩而汗沾衣也。來諭以程易田錢可廬為況。則又執事者過聽。而真以為荷堪作

柱鏡能蓋庇也。兆熊竊愁無俚。翻書過日。嘗輯南宋文百卷。欲作明遺民錄。迄無成功。昔人所謂徒費日力者。正坐此耳。乃欲博一日之譽。若可與承學之士。抗其顏行者。則走且僵矣。執寸莛以撞洪鐘。人不且笑其不自量哉。執事必欲為敝邑得人。則有周文白菴星彩。行年七十。蒸蒸孺慕。弄雛戲綵。不足過也。館穀之外。不受人間一錢。鄉里之間。翕然稱道。又有沈君南一曰富。樸學自守。研精性命。嘗著孫夏峯弟子記近又撰 國朝名儒學案。知其必有成也。執事舉此二人。可謂得人。賀且為邦家光矣。忘其鄙賤。敢為執事言之。夫興廉舉孝。禮官博士職也。誠於薦賢受上賞矣。縷縷私情。伏維垂鑒。

國學扶輪社印

與方子白書

徐宗亮

亮行能淺薄。不足辱當世之知。而皇皇道途焉。以求遂其一飽之欲。此在今人為不材。而在昔為鄙士。足下乃謬聽其一日文字之聚。屢存問於逆旅之中。所以慰勉之者良厚。嗟乎足下。亮何以得此於足下哉。夫亮與足下。素非相善也。足下自知而得之。然亮至此數月矣。先足下而知亮者有之。後足下而知亮者有之。抑嘗有知而問之如足下者乎。然則亮得此於足下。蓋古人之所謂知己也。甚荷甚荷。亮嘗慨交道之衰。不特市井泉貨之有無相軋。即吾輩文字往復。亦各存上下窮達之分。其在上而援下者。不必遽有見德之意。而辭氣泰然。有令有識當之隱抱不安者。道義之交。似不如是也。前足下在幕府。數過亮。亮未一報。悠悠之口。不以為足下之急相援引則以為亮之隱相附麗矣。然足下所與言者。講學修德之事耳。於人事未嘗有所關白。雖甚愛亮所為文。亦未嘗輕持以去。亮於此益見足下知亮之深。非淺俗之所識也。昨足下之官和州。有過亮者曰。甚哉方子之愚也。薦子於幕府。不得請。爭至面赤者屢矣。嗟乎足下。亮何以得此於足下哉。昔王沂公進退人士。士人不知。史以為宰相之器。而恩怨二語。范文正公終身佩之。足下誠取鑒於此。顧失之以俟大用。而於亮非所宜也。夫所謂知己者。知其長亦知其短。面責也而粉傳之。足下以為可乎。顧

足下之戒之也。亮今者行歸故山。薄田數頃。苟足供家人生計。誓且閉戶闇修。以希蹤古人萬一。庶不負足下之知交乎。相見無由。託此以佈腹心。幸為民自愛。不宣。

江上雲林閣藏書目錄序

舒 燾

天下美好之物。大力者皆可一日致之。惟藏書之家。雖勢力不能與之爭。自宋元以來。上而宮府。下而卿士豪富之族。無不搜羅載籍以為觀美。間有不足。補以鈔胥。然不數傳而有蕩然殆盡者。豈藏書之甚難哉。亦以祖若父不甚愛惜之物。後人視之漠然。且其來也易。欲其久存。烏可得乎。惟一二力學嗜古之士。歷數十年之辛苦。由斷簡零編。而至於庋牀架屋。丹黃粉墨手自編摩。而子弟朝夕耳濡目染於其閒。親見吾先人之勤苦如是。則有傳之屢世而不失者。其所由來者漸也。丁未春。倪君少宗以其伯父迂存公雲林閣藏書目錄出示。經史子集。條目井然。問其書具在也。閣濱大江。日覽煙雲之勝。其子姪皆能讀書。心竊異之。以不得一至其地為恨。今年與少宗同客吳門。迂存公之孫人任亦來。復出是書。乞予弁首。且曰吾祖自弱冠游歷以及薄宦所餘。皆入於書。晚年退休。尤樂此不疲。某不能有所增益以繼先人。願勿失而已。予嘉人任克守先志。不容以不文辭。嗟乎。世莫不知書之為貴。至於遺後嗣則惟田宅貨利是務。即間有達者。又并此而略之。今迂存公歿且二十年。而縹緗卷帙宛然如故。吾知寂寞荒江之間。必有誦遺書而蔚然興起者矣。

綠猗軒書目序

予家僻處楚西。先世無遺書。自吾父泣官江南。購始稍備。然多坊間習見本。十餘年東西遷播。鼠嚙魚蠹。殘缺無完者。予十歲後卒五經。始知取戀。稍為補綴。一如舊觀。乙巳游京師。見藏書家多尚宋元明舊板。每一書出。不及問值。輒為有力者攜去。予苟遇之。雖典衣不惜。居二年。得二百餘種。丁未出都。僦二騾車載歸皖。是秋客吳中。吳多舊族中落。輒先出售藏書。予於尋常本則擇其板之原者。於原板則擇其印之初者。於初印則擇其紙之長廣堅緻者。以備裒藏。積數月。又得數百種。明刊較多。國初次之。宋刊乃十不一二。以後遇舊書必購之。計歲所入不下數十種。年來歷碌道途。非惟不能讀。欲次第而條理之。亦卒卒無暇。今秋由京師復來皖上。風雨累日。朋侶絕迹。乃取所得書。汰其複而補其缺。稍排比之。合前共六萬餘卷。暇日手繕其目於左。嗟夫。購書不難。藏之為難。藏之亦不難。讀之為難。是書也。吾數年得之。吾能數年讀之哉。且夫役其心以游於汗漫無涯之區。而卒不能一得者。此高才之失。而學者之通患也。而予以中人之資蹈之。宜其茫茫然益無所之也。然則書吾固裒志之一端。予敢以自多乎哉。惟念搜羅之艱。而慨散佚之易。因為述之如此。[illegible]吾家子弟知專精者有得。而馳騖者無功。庶不效予之泛濫無歸也。

贈溥仲默序

余自未冠。即求友當世。多恢奇磊犖之士。與之議論古今。譏彈人物。見者輒以為狂。予愈自喜。而縱越矩步。外謹內飭者。多憎其放誕不樂近。而予亦未嘗睨就之也。及閱歷世變。迭經摧挫。始悔昔見之膠執。急思得其人以為益。蓋人非上聖。性情不能無所偏。術業不能無所駁。必同乎己者而始與之。將偏者益偏。駁者益駁。何由裁其過。救其不及。而底厥中乎。因歎宋室諸賢。以意見而致相水火者。皆未泯乎己之見者也。己酉予來京師。寓梅伯言先生宅。蒲君仲默官主事。亦居於此。沈靜寡言。即之溫然以和。雖予之躁。移時不覺為之消。而君亦知予非負氣不可近。久之乃益親。居數月。予始知君非今之人也。君常有規於予者。欲言輒止。予固請之。乃曰君才多而氣傲。非惟有病於人。兼恐有傷於德。宜少斂抑。涵養之以出也。予聞而瞿然。思年來與世齟齬。常自求其端不可得。今君言不啻發其覆。甚矣君之有益於予也。憶予生二十四年矣。足蹟所至。所交賢士大夫。不為不多。自父師而外。其能得如君者幾人哉。而後知文章聲氣之交。所在皆有。若君之救其偏私。而以德行相勗。誠不多覯也。然則予雖以師事君可也。友云乎哉。顧予之性不樂拘束。雖心知其善。恐不能終行之。然苟得長與君處。知獲戾於世者蓋寡矣。今予試畢出都。君亦投牒吏部。將有覲去。予又恨良友之聚晤為難。而自此以後。聞盡言之日少也。予嘗為詩贈君。君不能違

悉。乃復為文以貽之。且以誌予之獲交於君為深幸也。

與朱魯岑先生書

自丁未道出桐城。不見吾師。又三年矣。中間曾兩奉書。後以羈游吳越。碌碌無狀。去年就京兆試。五月之間。往返四千餘里。世俗之所期望。既不能得。學問之事。又無所進。故其來晚也。距桐僅百餘里。欲問訊起居。執筆輒罷者再。誠以讀書為學。期許之厚如吾師。而無豪末以酬。可愧也。然嘗謂人生不過百年。窮達有命。若讀書豈可緩哉。必待有暇日而始讀書。則百年之內。恐無讀書之日矣。此燕所以奔走風塵。而舟車之間。未嘗一日忘也。前在吳下。曾以千金購舊家藏書數百卷。三年之中。涉獵殆盡。然皆如飄風疾雨。一過即忘。既而悔其馳騖泛濫。無濟於學問。而徒耗其精神。欲擇其精者。若毛詩易傳史漢五代等書。而專治之。徒以人事牽追。游移未決。若夫詩歌則燕自童時已好為之。人亦以此稱譽。故擱管不輟。而鏤木者數焉。及至京師。見所為游大人弋聲名而求衣食者。無不有此。穢俗太甚者。至比之卑污苟賤。無識者又從而引重之推挽之。而其人亦以此甚自矜詡。燕偶見之。而輒為赤。因以向所為詩棄之不復示人。然欲不為詩。亦不可得。乃取篋中山谷集讀之。始猶格格。繼乃大適。而一月或成一二詩。數月或竟不能成一詩。欲如向之一日而成數詩。乃不可得。

夫就詩而論。山谷僅得杜之一體。超妙脫化。去子瞻尤遠甚。然援引證據。無一句無來歷。彼世俗所為恍惚假借者多矣。吾輩欲異於俗。當以此為疆界。不然。江湖游士。挾一冊皆足成名。何古來詩家落落可屈指數。而當世詩人若是之多耶。然後知詩之超者。稍有性靈皆可至。詩之堅者。非讀書博古。雖歷劫不能也。斯文首卷。刻於吳門。曾寄呈覽。二三卷為朋輩所迫。復刻於都下。多為人之作。了不足觀。然已誓不復更作。梅先生伯言。今之昌黎永叔也。勸盡損置一切。專治古文。夫古文何事。豈盡之淺薄所敢輕言。然私念國朝。自方姚以後。久無其人。固心嚮往之而有待也。夫撰述皆出於讀書之士。而讀書固非徒為撰述也。嘗見今之學者。一日讀書。則思一日撰述以傳世。卒之書不能讀。而撰述亦不可成。因歎夫天之生才不偶。而古今之負高才。悠悠白頭。不克成其業者。皆此一念近名之心所誤為不少也。壽嘗以之自悲。凡遇錐火几席。一以誦習為事。絕不復有撰述。若羈旅道途。則時得一篇以寄興。故年來書頭劄記。較詩文為多者。職是之故。曩侍吾師時。與言讀書為文之道甚詳。彼時茫然莫辨。及今追憶之。乃深慨侍吾師之不久也。唐魯泉明府來。詢知近況甚審。於其歸也。託致拳拳想為代達。蓋初意欲於去冬今春往桐。一視吾師。兼探龍眠浮邱之勝。今魯泉已去。代者素不相識。又以家事紛集。卒卒未能如願。得見吾師不知

何日。故述近年所見。惟吾師正其剌謬焉。臨風悵惘。他事莫及。

少伯山人傳

少伯姓張名宜尊。湖南澧州人。山人其自號也。早年以畫名於京師。達官某贈以妾。為謀官。嘉慶中。選安徽巢縣柘皋巡檢。時百文敏公總督兩江。行部過柘皋。聞山人名。召至行館使畫。大悅。飲以酒。載歸金陵。從官無不辟易。山人名由此起。後吾楚陶文毅公來撫皖。特重山人。自道府上下。無不欲得山人畫為榮。縑素堆案。山人應之以暇。落筆輒盡數紙。無不如意去。有所迫則終歲不可得。某方伯旗員也。欲山人畫。檄至省。時山人方耕賑舍之。來方伯曰無他。欲君來為吾畫耳。山人作色曰。某辦賑日夕不暇食。恐公有要事。故星夜泝舟逆流而上。若公欲某畫。某雖微。寧有以檄致者。即趨出。方伯謝之。轉加敬。故大府皆呼之曰先生。無以屬吏視者。嘗暑日入大府。門外吏束冠帶。汗流被面。屏息候閽者通報。山人科頭衣白葛衫。直排闥入。留飲談輒深夜。戟轅將弁皆儼立以待。譙鼓數下。閽啟閤子。燃雨紗燈導前。則大府送山人出矣。人有以他事干者。卻之。默不發。或地方弊病。與民間疾苦。則知無不言。時江南北多被水。黍麥皆無收。高者又為蝗所食。有司多匿不報。民無以為生。大府廉得其實。奏免賦給賑。賴以安全。人咸謂山人之力居多。柘人某以爭鮮地致訟。山人知其

情。先往圖其地。召兩造俱前。指示之無豪釐差。訟乃已。或以小事角。山人每排解之。有所饋不取一錢。故其人至今愛戴無少衰。遷貴池縣丞。署婺源縣事。年七十餘卒於官。妾數人。無子。以姪孫某為嗣。山人畫山水。以枯淡勝。好用皴法。少著色。其臨古必變化。不欲僅得其形似。故其品與倪雲林為近。詩閒遠無煙火氣。字得顛谷遺意。近時三絕。罕見倫比。然皆為畫所掩。惟於題跋見之。他皆不傳。晚年以歲入潤筆資。買山於柘皋為菟裘。手植松數萬株。號曰十萬松園。未及歸而歿。今又十餘年。松皆成林。殆逾十萬。數里外青蒼蔽日。遠近皆知為張氏山云。

舒熹曰。山人蓋隱於官者也。當是時。有以技藝受當途知。擢至監司者。山人以末吏跌宕督撫間。卒以丞尉終。不稍屈。非心別有所樂。而能若是乎。昔吾父穿巢與山人善。約為昆弟。後遷州府。山人常以事往來。故得所畫較多。如當時不甚愛惜。皆為人持去。今所存冊頁數幀耳。憶予兒時。山人每置膝上。伸筆畫墨鴨為戲。十餘年來如前日事。屢過其十萬松園。輒低徊不能即去云。

劉椒雲哀辭

漢陽劉君傳瑩字椒雲。年十八舉於鄉。官國子監學正。予乙巳至京師。曾學士滌生與言楚北多才能文之士甚衆。而獨以年少力果志古之學推君。後吾師梅先生伯

記言又為言君學宗漢人。能辨古書真偽。予始與之交。時君寓內城。喪耦獨居。多疾病。圖史之外。藥鐺而已。予每至。引入內室。談輒移晷。見其案頭所陳書。無便俗學者。而尤精許氏說文。予時習辭章聲律之學。心竊怪之。君笑曰。以君之才。讀書甯不識字邪。予退而始稍視其書。君逾數日。必剳記數條。遣奚童持以相詢。予懼無以應也。雖欲不治許氏書不可得。噫。此古之人所以樂多賢友。而歎獨學者之無成。而予何幸生今之世。得與君相過也。其年秋。君疾稍瘳。繼娶於鄧氏。乃移居宣武門外之虎坊橋。予居魏染衚衕。距最近。旦夕過從樂甚。丁未春。予南歸。值君疾作。居內寢。瀕行遂不復見。秋間客吳門。得君書。始知以病免。盡室歸楚。今春滁生忽以書告予曰。椒雲死矣。吾與若當同聲一哭也。予聞之心痛。念予居京師二年。以學問相勸勉者。惟君與滁生。吾三人雖顯晦不同。而性相近。志相得。無閒也。今滁生方由侍從擢卿貳。將大行其志與學。而君乃抱無窮之業。不幸未竟以死。予年來駑罷如故。奔走道路。身復病弱。後日之成否。甯能自必邪。猶憶在都。君每過予。偕游廠肆。購書籍。必日落始散。時高才之士。類多策安車走津要。其次者以聲伎酒食為豪。予與君徒步市中。覓斷簡殘碑。集而忘返。人多匿笑之。君顧予曰。薰蕕不同氣。吾甯以此易彼也。予將歸。君約以他日來都。當比屋而居。予諾之。豈知予歸。君亦繼歸。予復來。則君已亡逾年

矣。每過廠肆。憶曩日之遊。忽忽乎不自知其不樂也。君無子。所著書俱未成。存者經說及書尾剳記數卷而已。伯言先生表其墓而滌生銘之。予因為詞以哀之曰。

溯大造之生人兮。每有始而無終。如君才之信姱兮。何學富而命窮。憶與君之[illegible]投兮。心惕惕其若悾。憫獨學之無師兮。為啟瞶而振聾。謂蒙生之可傳兮。漸心蹟如駈蛩。歎四海之茫茫兮。欣並世而一逢。期白頭之長聚兮。互砥礪以磨礲。庶大道之共聞兮。去偏頗以底厥中。倏分手之未幾兮。徒想像乎遺容。豈無交遊之落落兮。多委靡與龍鍾。惟君年之相若兮。而道又為吾之所宗。忽中道以徂謝兮。孰能開予心之蓬蓬。滋後死之恐懼兮。欲努力其何從。行能修而祿不永兮。豈天道之夢夢。惟亙古已如斯兮。又何懟乎蒼穹。